

# 新 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號二十第 卷二第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日十月二年九十國民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

英文名著百種叢書

## 潘彼得

梁實秋譯 葉公超校 實價大洋一元

二十年來，歐美各國的兒童，沒有不認識潘彼得的。尤其是在每年聖誕節前後。各國都演潘彼得的戲，所以潘彼得成爲聖誕的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梁實秋先生現以忠實流利之筆把這段著名的故事譯成中文，又經葉公超先生的校序，貢獻給國內讀者。

潘彼得代表的是永恆的精神，青春的喜悅，和人類最寶貴的創造不朽的努力，所以這部書，無論是從故事的趣味上看，或者從含義的深刻上看，都是一本極有價值的小說。

#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

## 目錄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羅隆基
政治氣象學.....	劉杰敖
制度與民性.....	鄭放翁
浦口之悲劇(獨幕劇).....	陳楚淮
燈(小說).....	沈從文
五月.....	陳夢家
詩	
季候.....	徐志摩
黃鸝.....	徐志摩

朝山……………饒孟儼

露水的早晨……………陳夢家

答志摩先生……………陳夢家

寄萬里洞的親人……………陳夢家

夢醒的時候……………何家槐

### 零星

汪精衛論思想統一……………羅隆基

造謠的藝術……………梁實秋

文學與大眾……………梁實秋

# 梁實秋先生兩種批評

## 浪漫的與古典的

吳宓先生說：「……『浪漫的與古典的』一書，爲文雖僅九篇，而議論精湛，材料充實，爲現今中國文學批評界僅見之作。（文學批評之佳者，雖有零篇，未見專書，）故於其書出版伊始，樂得而介紹之。梁君自序中，謂曾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先生（Irving Tabbitt）研究西洋文學批評，乃能有今之著述，願深致謝云云。即不見此序，而細讀梁君之書者，亦知其受白璧德先生之影響不少。然梁君之書，實有其見解獨到之處……」

實價五角半

## 文學的紀律

這是梁實秋先生的第二本批評文集，較『浪漫的與古典的』，材料更爲豐富，態度更爲鮮明。我們現今的文藝界太混亂了，我們也厭倦了，正好換換胃口，讀讀這一部嚴謹的批評。

實價五角半

#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羅隆基

批評共產派的國家觀

反對國民黨的『黨在國上』

主張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建設『委託治權』與專家行政的政府

(這題目的範圍，非常廣大。在這題目上，真可以寫幾本書。不過這篇文章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的一個子目。討論團體裏要的只是一篇論文。我只好縮小範圍來寫。文章討論的，只有上面提出來的四點。這當然不是我們要的政治制度的全部。附此誌明，為讀者誤會。)

## (I)

這次「隴海」「平漢」線上的戰事，與五年前十年前一切的內戰是一樣的沒有意義。如今「護黨」「黨統」這些名詞，與五年前十年前的「護法」「法統」是異曲同工的爛調。舉目前途，國事依然沒有一線曙光，小民依然沒有一點生機。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如今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脚色，無論文武，無論新舊，無論南北，我們都先後領教過了。生花丑旦，崑榔皮簧，總換不了那幾位看厭了的人物，總離不了這幾齣演厭了的舊戲。

老實說些，今日中國政治舞台上，誰進誰出，誰來誰去，我們小民確實可以不問。脚色全都在此，問，又怎樣？我們只好要求他們編幾段新曲子，換幾幕新佈景。換言之，今日中國的政治，只有問制度不問人的一條路。制度上了軌道，誰來，我們都擁護。沒有適合時代的制度，誰來，我們總是反對。我們如今只好談談：「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 (II)

政治制度上先決的問題自然是對國家 (State) 的態度。

共產黨在這點上，他們引證了馬克斯列甯等人的話來告訴我們，說：

「國家是有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從經濟上看，國家是資本家剝削勞工的一種組織；從政治上看，國家是資本家侵略勞工的一層保障。國家是階級戰爭的產物，同時又是勞資不可調和的鐵證。在階級戰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雖然要利用國家這工具來鏟除資本階級，階級鏟除了，國家這組織終要使他崩潰消滅。」

共產黨的理想是希望拿生產做根基的經濟組織來代替政治組織。明顯說些，共產黨根本就不要國家。共產黨的革命策略是「以黨廢國」。



對一班「以黨廢國」的革命家，我們當然沒有共同討論政治制度的餘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基本的政治組織——國家，都不要了，談得到什麼政治制度？

我們並不特別顧念國家這種組織。不過二十世紀的世界，不像共產黨所想像的那般簡單。世界上不單是一個中國，同時並立的國家有幾十個。中國崩潰了，英美法日不見得同時崩潰；中國消滅了，英美法日不見得同時消滅；那時，沒有國家的中國人，當然比現在更要受人壓迫，受人欺侮。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以後，蘇維埃政府還得求神拜佛般去請求列強承認他們的新國家。不然，單單經濟上蘇俄就要陷於閉門自殺的狀況。在二十世紀主張消滅國家，談何容易！

其實國家，和人類的他種組織一樣，有他產生及發展的歷史。國家的歷史，就證明他的性質是隨時代隨環境變遷的。今日國家的性質，已與昨日不同；明日國家的性質，當然又要與今日不同。就拿中國來說，二十年前的中國是在滿州人手裏，滿人並不完全代表資產階級，漢人並不完全是無產階級。目前的中國是在「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手裏，國民黨不完全代表有產階級，被國民黨壓迫的人，不盡代表無產階級。國家何嘗一定是資本階級的工具。打倒資本階級與消滅國家並為一談，這種唯物論上的邏輯我們實在看不出他的根據。

我們絕對不為階級制度辯護。什麼時候可以達到一個無階級的理想社會，這是大問題。羅素這樣的懷疑過：「無產階級打倒有產階級以後，無產階級何嘗不可有『少作工，少生

「產」和「多作工，多酬報」的兩種主張。這兩種主張又何常不可產生階級」。拉斯基(Laski)又這樣的懷疑，「我們就看不出打倒資產階級以後，就一定成爲無階級的社會。社會或者就分爲共產黨和共產黨領袖兩個階級」。我們睜開眼看看世界的情形。中國的勞工與美國的勞工彼此不都是被壓迫的同志嗎？美國的勞工比起中國的勞工來，他們又是小資產階級了。黃皮黑眼的工人，進得了美國的海口嗎？美國要趕走華工的，不是煤油大王，汽車大王一類的資本家，而是美國無產階級的勞工。「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這何嘗不是一個大夢。這般說，消滅階級的理想，什麼時候可以實現？國家的消滅，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開誠佈公的說，消滅國家的高調，我們是不唱的。「以黨廢國」這條路我們認爲在二十世紀是走不通的。我們在現世界裏，只有保持國家(State)這條路。不過在保持國家這條路上，我們有我們所希望的一種國家。在國家的組織上，我們有我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

談到這裏，國民黨黨員一定雀躍鼓舞的說：「曷歸乎來！」

國民黨是要國家的，這點我們承認。

國民黨的總理在他的三民主義的第一講裏，開口就說：「諸君，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三民主義是否救國主義，救國主義是否一定是三民主義，這是題外文章。要救國的人，當然承認國家的存在，這是不容否認的。國民黨的口號是「以黨建國」，這明明與共產黨的

「以黨廢國」不同了。不過國民黨建設出來的國家，採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這是我們不能輕易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這裏我們先要向「救國」「建國」的人，提出幾點來討論。

- (一) 國家的性質是什麼？
- (二) 國家的目的是什麼？
- (三) 建國的策略是什麼？

老實不客氣，整部中山全書，從沒有提到國家的性質，國家的目的這些政治哲學上的根本問題。孫中山先生最留心的是「救國」「建國」的策略。他的短處——同時是他的長處——是策略選擇上，總是顧目的不顧手段的原則。因為不注意國家的目的，每每拿「救國」「建國」當做目的。因為顧目的不顧手段，策略上時常走上與國家的性質及目的相反的道路。最後「黨在國上」的策略，就是這個明證。

在我們看起來，總要第(一)第(二)點有了相當認識，纔可以決定策略。現在我們就依次來討論這三點。

第一，國家是種工具，這點我們與共產黨的意見相同的。不過共產黨認他為資本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我們認國家是全體國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達到某種共同目的的工具。

這點，看來似無關緊要，實則是談政治制度的人應該認清的出發點。目前中國的大患，一方面是共產黨把國家看做階級戰爭的工具，一方面是喊「救國」「建國」的人，把國家本身看作最終的目的。把國家當作目的的人，他們認人民是為國家存在的，國家不是為人民存在的。他們不問國家給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却認「救國」「愛國」是人民無條件的義務。因此此時拿「救國」「建國」這些大帽子來壓人。民間的災荒可以不救，苛稅不可不收；地方的治安可以不問，內戰不可不打。因為國家是目的，國民就成了「救國」「建國」的工具了。國家不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人民本身就是「救國主義」的奴隸。國家不要擁護人民的思想自由，學校應做宣傳「救國主義」的機關。總而言之，只要掛上「救國」「建國」的旗子，苛捐雜稅，打仗殺人的事，都有意義了。國民都要無條件的服從了。

我們認國家的性質絕非如此。國家是全體人民達到某種公共目的的工具。救國可以，救國的方法，不能與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相違背；建國可以，建國的方法，不能與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相衝突。反此，「救國」「建國」就是一種罪孽。

第二，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我們認定是求全體國民的共同幸福。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對國民有三重職務：（甲）保護；（乙）培養；（丙）發展。國民的身體安全，思想自由，經濟獨立等等屬於國家職務的甲項。人種改良，衛生管理，農工改進，養老育嬰等等屬於國家職務的乙項；教育普及，文化提高等等屬於國家職務的丙項。國家要行使這三種

職務，先要求國內的和平，安甯，秩序，公道。沒有這幾個條件，國家就不能行使上面的三種職務，不能行使上面的三種職務，就不能謀得國民共同的幸福。

第三，國民黨許多人因為不明瞭國家的性質是全體國民達到目的的工具，因為不明瞭國家的目的是全體國民共同的幸福，所以在「救國」「建國」的方法上走上了「黨高於國」的一條錯路。

「黨在國上」是「以黨廢國」的共產黨的手段。共產黨的國家論與他們的階級戰爭論是連貫一氣的。首先咬定國家是階級戰爭的產物，其次認定國家是有產階級的工具。有了這兩個前提，那麼共產黨把國家搶奪過來做他們一黨與一階級的工具，自然是理直氣壯的事。共產黨根本就認國家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裏沒有存在的價值，國家終久是要崩潰消滅的。在這種政治理論底下，黨的地位，自然是比國家重要。「黨權高於國權」，「黨在國上」，自然可以談得上來。

在「以黨建國」的國民黨，亦居然掛起「黨在國上」的旗號，這是根本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國民黨在學說上沒有國家的理論。一方面因為孫中山先生沒有看清共產黨的國家論，在急不暇擇的當兒，就採取了共產黨的錯誤的策略。

何以見得「黨在國上」這種策略，是從共產黨那裏學來的呢？

在民國十三年時候，國民黨在廣東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先生有這樣一段演

說：

「現尙有一事，可爲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俄國之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這就是國民黨裏「黨權高於國權」在歷史上的來源。同時就是如今「黨治」的根據。

共產黨當日加入國民黨，本來是有作用有計畫的。他們當然發動國民黨採納「黨權高於國權」這種手段，以達共產黨「以黨廢國」的目的。孫中山先生，用「以黨廢國」的模範，來做「以黨建國」的事業，那真是緣木求魚之類了。

「黨在國上」，有什麼可反對的地方呢？國雖然成了黨人的國，黨又非全國人的黨，那麼我們這班非黨員的國民，站在什麼一個他位？「黨國」這名詞，影響於國民的國家觀念很大。就拿中國的近事來說。前次的中俄戰事，除了各地國民黨都發了幾篇宣言，打了幾個電報，公佈了幾條宣傳大綱以外，全國人民有什麼表示？人民的愛國熱度，比起從前的「五四」「五卅」來，是什麼樣的一種分別？當然人民都知道中東鐵路的戰事，其嚴重不在二十一條件與顧正洪案以下。不過從前的事，是中國全國人的事，如今中俄的事，是「黨國」對俄國的事。一字之差，在心理上就千里之別了。一個人已被人看做亡國奴，看做被治階級，被治於白人，被治於同族的黃人，其去亦有間了。這種心理的存在是事實。這是「黨在國

上」在國民心理上自然的結果。

「黨在國上」的影響，尙不止這一端。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的「黨天下」。那麼，以黨建國，國在那裏？國在那裏？

這種批評，共產黨不必顧慮。國的崩潰，本來是共產黨的希望。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國民黨以「愛國」「救國」「建國」號召人民，情形自然應該不同。

其實，這些並不是我們對「黨在國上」重要的攻擊。國民黨既然承認國家的存在，就應該認清國家的性質和目的，就應該問問黨在國上，是否與國家的性質及目的有根本的衝突。

「黨在國上」，國家當然成了一黨達到目的的工具，不是國民全體達到公共目的的工具。這與國家的性質當然違背。國民黨人或者要說，我們革命黨是顧目的不顧手段的。「黨在國上」雖與國家性質相違背，然而這是達到國家的目的的策略。因此我們進一步來研究「黨在國上」，是不是達到國家的目的的策略。

(III)

如今各國的政治制度，的確是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原則上：(一)獨裁政治 Dictatorship

(二)平民政治 Democracy。獨裁政治指國家的政權操諸一人，或一黨，或一階級而言的。平民政治指政權操諸國民全體，全國成年的民衆，都可以在平等的條件上直接或間接參加政治而言的。「黨在國上」「黨權高於國權」，這當然是獨裁制度，不是平民制度。

在這裏，我們就鄭重的聲明，我們是極端反對獨裁制度的。我們極端反對一人，或一黨，或一階級的獨裁。我們的理由，極其簡單，獨裁制度不是達到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的方法。我們且分別簡單解釋如下：

(一)國家是人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達到共同目的的工具。他的功用是保護國民的權利。我們認國民權利安全的程度，以國民自身保護權利的機會的多少爲準。在目前的社會裏，人類的公益心還沒有完善到那個地步，說我們在政治上，可以把政權完全付託給某個人或某個黨或某種階級，倚賴他們來做我們權利的保母。政治的實際是誰的政權失掉了，誰的一切權利的保障就破壞了。一人或一黨或一階級的獨裁，在權利的保障上，自然是注重在獨裁者個人或黨或階級的方面。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獨裁，他們就公開的說是保障無產階級的權利。這是實例。獨裁的個人或黨或階級有時或者也會顧念到被治人



的權利，這種偶然的事實，只能發現於被治者的權利不與獨裁者的權利相衝突的條件之下。這在獨裁者看來是慈善事業，不是他們的義務。只有我們自己纔可以做我們權利的評判員。只有我們自己纔是我們權利的忠實的衛兵。這就是我們反對獨裁制的理由。中國人不信租界上的外人，可以保護我們的權利，所以要收回租界及領事裁判權。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要向主張『黨高於國』、『黨權高於國權』的國民黨收回我們國民的政權。」

(二) 國家是全體國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達到共同目的的工具。國家的功用在於培養與發展。在獨裁制度底下，培養與發展的功用是失掉了。就拿國民的思想上的培養與發展來說。無論在開明或黑暗的獨裁制度下，他最大仇人是思想自由。獨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個模型，從新鑄造通國人的頭腦，這就是所謂思想統一運動。從前法國拿破崙第三的強迫修改學校課本，現在意大利的穆梭林尼的強迫學校懸掛像片，以至中國國民黨強迫一切學校做紀念週，這都是一個原則上的把戲。這種思想統一運動下的培養與發展是害多利少。經過這種獨裁制度的壓迫摧殘以後，國民的思想一定充滿了怯懦性，消極性，倚賴性，奴隸性，或至於國民成爲絕無思想的機械。

(三) 國家是全體國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達到全體幸福的目的的工具。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要供給人民一種有和平，安甯，秩序，公道的環境。獨裁制度是和平，安甯，

秩序，公道的破壞者。無論是個人或黨或階級的獨裁制度，獨裁者總是處在國家政治上的一個特殊地位。這根本就抹煞了政治上的平等，根本就抹煞了「公道」二字。獨裁者的特殊地位，一定引起被治者的不平與憤怒。不平與憤怒，是一切革命的禍源。在一個循環革命的社會裏，自然找不着和平，安甯，與秩序。所以獨裁制度是中國這二十年來內戰不已的因，目前的舉國大亂，境無靜土，又可以算爲南京獨裁政治之果。

單單就這幾點來看，我們就覺得獨裁制度是與國家的目的根本相衝突的。獨裁制度既然是達到國家目的上的一條死路，那麼，我們的政治制度，自然要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則上。我們並不認平民政治是理想的政治制度；反之，我們承認平民政治亦有許多缺點。不過，假使我們承認國家的存在，在達到國家的目的上說起來，平民政治是可以免去獨裁制度上許多內在的罪惡。

我們站在我們的國家論上，根本反對獨裁制度。我們不止反對獨裁制度，我們並且認那種拿獨裁制度爲平民制度的過渡方法的主張爲不通。獨裁制度與平民制度在思想上的根本衝突，我們在別的文章裏已經說明了。我們再來指正獨裁制度做過渡辦法的錯誤。

國民黨本身亦承認獨裁制度內在的罪惡。不過他們拿「暫時」「過渡」這一切名詞，來代他裝飾。所謂「暫時」「過渡」云云，即「訓政時期」之謂。在我們看來，政治上不要「訓政」是一個問題，「訓政」上要不要採「黨權高於國權」的獨裁制度，又另爲一個問

題。

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根本否認「訓政」的必要。國家的組織，他的性質上，就不容有「訓政」這回事。假使我們拿一個股份公司來說明國家的性質，我們就不相信股份公司的股東，個個要經過一番商業上的訓政。我們不相信一個公司，要先讓經理專政幾年，加股東一番「訓政」，而後股東纔可以參預公司的事務。國家這種組織，最少在國民與政府的關係一點上，與股東和經理的關係相彷彿。其次，我們相信「學到老，學不了」這句話，在政治上與在其他的人事經驗上有同樣的價值。人對於政治的智識，是天天求經驗，天天求進步，政治上的經驗與進步是無止境的。一定要國民到了某種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動，那麼，英美人現在亦應仍在訓政時期。從錯誤中尋經驗，從經驗裏得進步，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這也是我們反對訓政的理由。政治上即真有「訓政」的必要，我們又相信執政人員——即今之訓師——的訓練，比國民的訓練，更為急切。孫中山先生有政府是付汽車，執政是汽車夫，人民是坐汽車的主人一個比喻。果然如此，車夫是要嚴格的訓練，坐汽車的主人，是用不着訓練的。這是關於訓政本身的話。

訓政時期，應否「黨權高於國權」，應否採用「黨在國上」的獨裁制度，這又另一問題。在我們看起來，獨裁制度，因他一切內在的罪惡，本身就不足為訓。採用一種不足為訓的制度，為訓政時期的模範，這又是「建國」上南轅北轍的方法。

國民黨改組派的領袖汪精衛先生，因為在黨內領略過一夫專制的滋味，所以一方面要黨內的民主；因為要維持「黨在國上」的遺教，一方面又號召「集權」。於是創造了幾個新標語。什麼「民主集權」，什麼「勵行黨治，扶植民權」，這些都是改組派煞費苦心在「黨治」上——黨在國上——的辯護。

其實「民主集權」與「黨治」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件事。「民主集權」這句話，絕對不能拿來做「黨在國上」那種「黨治」的解釋。我們儘可贊成「集權」，我們依然是反對黨治——「黨在國上」的黨治。在政治機關的組織及運用上，地方治權，集中於中央，這是「集權」，這與黨治完全兩事。至於政權集中於一人或一黨或一階級，這種「集權」，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政權是在全體人民手裏。一部分人所組織的黨，除黨外，絕對不能取得全體人民的政權。由篡奪得來的政權，這種「集權」，又不能加上「民主」的招牌。這種篡奪式的「民主集權」，是獨裁制度。獨裁制度如今不但為非黨員所反對，亦為改組派所攻擊。

「勵行黨治」這句標語，倘「黨治」沒有「黨在國上」的附帶條件，這是老生常談，值不得注意。加上「黨在國上」的附帶條件，這就是一黨獨裁。誠如是，改組派的黨治，又何以異於南京派的黨治？汪精衛先生的「革命力量集中」，「領導權統一」，這些不一定要「黨在國上」纔可做到。「故革命時代，革命者必當確立革命政權，一方面抑制反革命者，一方面引掖不革命……」這種解釋，更不足為「勵行黨治」上充分的理由。誰是革命，誰是

反革命，誰是不革命，實在難得公平的定義。在汪精衛先生眼光裏，蔣介石主席是反革命，在蔣主席眼光裏，汪先生是反革命，是之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南京認韓復榘爲革命，石友三爲反革命；北平認石友三爲革命，韓復榘爲反革命，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不但我們不知道，韓石本人或者亦不知道。然則「確立革命政權」，以「勵行黨治」的話，在如今中國，又拿什麼做標準？結果人人都是革命，人人都是反革命，人人都可說「勵行黨治」的話了。

上面這段文字，總括起來，我們是絕對的反對獨裁制度。我們反對永久的獨裁制度，我們亦反對暫時的獨裁制度。我們反對任何黨所主張的獨裁制度，我們反對任何人所解釋的獨裁制度。我們的理由是獨裁制度根本不能達到國家的目的。

#### (IV)

國家的政治制度，應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則上，這是我們上文的主張。我們進一步來討論：「在今日沒有政治制度的中國，怎樣產生我們所要的政治制度？」

在這點上，我們認爲：

中國應立刻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沒有憲法，國家的政治制度，沒有根據。這是淺而易見的事實。其實中國目前不是要

要憲法的問題，是已經有沒有憲法的問題。

在這點上，我們的答案是很確定很簡單的。我們認為中國目前沒有憲法。國民黨人在這點上的見解，就與我們不同了。他們認為總理遺教，就是憲法；中山全書，就是憲法；建國大綱，就是憲法。這些的確是國民黨人的錯誤。這些是國民黨人的外行話。

假使他們的先總理有靈，他一定這樣的向黨員說：

「同志們錯了。我的建國大綱第二十三條裏已規定『全國有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公佈之』。國民會議未開，憲法未公佈，如今中國那來的憲法呢？」

自從胡適之先生提出了憲法問題以後，國民黨左右派的黨員紛紛提出那些「成文憲法」「不成文憲法」等等名詞來反駁。有的咬定總理遺教是中國一部不成文的憲法，有的咬定「中山全書」是一部成文憲法，這點我們又只好來作簡單的回答。

試問，如今世界上那一個國家——英國在內——的憲法，是一部完全不成文的憲法。就以英國而論，大憲章，人權請願書，人權說帖，這些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一七〇〇年的嗣統案，一九一八年的選舉案，一七〇七年的蘇格蘭案，一九二二年的愛爾蘭條約，這些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這樣的證例，我們可以再舉許多出來。我們更要注意英國的成文憲法，不是某人的遺教，不是皇帝的御令，而是人民制定的條文。試問，如今中國像這樣經過

人。民。制。定。的。憲。法。條。文。在。那。裏？

所謂不成文的一部份，是指「慣例」(Conventions)之已有法律效力者而言。我們更應明白，「慣例」的法律效力，是倚賴人民的「默許」(tacit consent)而有的。最後的制憲權是在人民手裏。什麼時候，他們認為某種「慣例」應廢止其法律的效力，人民隨時可以採制憲的手續，加以修正。英國憲法的精神，就是如此。試問，如今國民黨所謂的中國的不成文憲法，那部份是有「慣例」上的根據？那些「慣例」是人民「默許」的？假使人民要修正或取消某項有法律效力的「慣例」，人民合法的制憲機關在那裏？認中國有不成文憲法的人，根本沒有明白不成文憲法的意義，根本沒有了解憲法的意義。

其次，總理遺教，中山全書，建國大綱是不是憲法？在這裏，姑無論「遺教」「全書」「大綱」的內容如何，姑無論他們有沒有憲法上所應具備的內容。這些是次要問題。「遺教」「全書」「大綱」經過了什麼一種法定手續，成為今日中國的憲法，成為我們全體人民應遵守的大典章，這是根本問題。我在上面說過，憲法的來源，只有兩個：(1)人民制定的；(2)人民默許的。根本的原則是憲法一定要人民的承認。人民對於憲法某部份不同意時，有法定的手續，可以修正。所謂「遺教」「全書」「大綱」，那一部份是我們全體人民制定的，那一部份是默許的？經過什麼手續，得到人民的承認？我們人民有什麼方法，可以修正？

孫中山先生是主張民權的人。他相信只有國民大會纔可以制定憲法。憑什麼國民黨員一定要把他做成個專制魔王，做成個口噴天憲的人物。俄國的共產黨是公開的階級獨裁，他們曾經召集一次大會，起草憲法。蘇俄就沒有說馬克斯的「資本論」，烈寧的「國家與戰爭」，就是憲法。認「遺教」「中山全書」「建國大綱」爲憲法的人，根本就不明憲法的定義；根本不愛戴孫中山先生。

中國果然沒有憲法，新的憲法應該如何產生？

這點，我們認爲唯一的方法是召集國民大會。在我們看起來，不但憲法應由國民大會制定，目前解決國事的唯一方法，亦只有國民大會。

關於召集國民大會解決國事的理論，在民國三十四兩年間，孫中山先生發揮得很透澈。我們相信假使國民黨到南京的時候，即用國民會議解決國事，中國或不至鬧到今日這個局面。國民黨員時時做紀念週，天天唸遺囑，「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這件事，確實沒有遵照遺囑辦理。這的確令人根本懷疑唸遺囑做紀念週那種宗教儀式的效用。

建國大綱草於民國十三年春天，國民大會的主張，發生於民國十三年底孫中山先生北上的時候。以時間論，國民大會爲國民黨先總理的最後主張。然而一班同志，於憲政時期的五院，亟亟提前組織，於遺囑上所謂「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國民大會，反擱置不問。「黨員



不可存心做官發財」，同念這句話，不免令人發無限的感想！

中國的政局，依然是民十三民十四的現象，或更複雜。從前孫中山先生主張國民大會的理論，現在依然可以成立。對於現在的國事，我們只好抄寫前人幾句話，說：

「目前中國的事，只有國民會議，用大家來解決的一法。若是專門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防地，爭端沒有止境。」

國家政治紛擾的時候，用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事，這在西洋歷史上的實例很多。美國獨立時的國民會議，法國幾次革命時召集的國民會議，都可以做我們的先例。

國民會議，如何召集，這不是難題。我們贊成孫中山先生從前所主張的先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的步驟。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誰來召集，這種名分，值不得爭執。這次戰事，南京勝，南京召集，我們贊成；這次戰事，北京勝，北京召集，我們也贊成。這次戰事，南北兩方彼此都了解不能有最終的勝負，彼此止戈爲武，同來召集預備會議，我們更馨香禱祝以贊成，我們注重的是國民會議的成立及結果，至於誰來召集，我們絕對沒有「法統」「黨統」的觀念。

預備會議的職權及組織，值得我們的討論。

預備會議，在我們看起來，應以左列各種代表組織之：

(一) 職業團體代表；(二) 地方代表；(三) 政黨代表；(四) 專家。

預備會的職權，極有限制，代表的人數，以少爲宜，以期召集手續的簡單，會議的便利，結束的迅速。

(一)(二)(三)三種代表，由各國體推選；第(四)項代表，我們主張應由前三種代表推選。專家應由預備會代表推選的理由，極其簡單。從前召集的各種會議，所指派的「專家」，大半是要人的親貴，部長的戚友，「家」的關係，容或有之，專門知識，未見其然。推選的專家，或者可以免掉這種缺點。

職業團體，我們是指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教員協會，學生聯合會等等說的。不過這種組織，有許多內地區域，尙未成立，有許多地方，雖已成立，有時爲一派一黨所把持，他們的代表，不一定真能代表各項職業人員的意見。因此我們加上地方代表，以補救上項的缺點。

政黨，我們是指國內各政黨而言的。要走上平民政治的正軌，根本要打破一黨專政的局面。民十四年孫中山先生所擬的預備會組織法，亦包括「政黨」在內。「黨外無黨」的話，本來是「後知後覺」輩的畫蛇添腳，不是總理的遺教。一黨獨裁制下的會議，是「黨會」，不是國民會議。這種會議的結果，根本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仰。

預備會議的職權我們主張：(一)規定國民會議的組織及職權。(二)監督國民會議的選舉。國民會議正式成立，預備會議即行解散。

國民會議的組織，其大綱我們認為應與預備會議相同。不過在代表的產生上，人民應有思想，言論，及選舉的自由。實力派包辦指定代表的事，預備會應設法嚴為防止。至於指派上海人代表蒙古；南京人代表西藏的往事，自亦失却國民代表會議的真義，預備會亦應設法取締。國民會議的職權，其最要者，

制定中華民國的憲法。

上面這段文章的大意，總括起來，是中國應立刻有一個由人民制定的憲法。制定憲法的唯一方法，為立刻召集國民大會。

### (V)

從這個新的憲法，我們希望得到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組織？這又是我們要研究的一個問題。

二十世紀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政府，一定要具備這兩個條件：(一)有人民委託的治權；(二)有專家智識的行政。用西文來說，政府要是(A combination of entrusted power and expert service)。換言之，第一項，我們要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第二項，我們要有專家知識的吏治制度。

民主政治的真義，是全體國民間接或直接的參加國家的立法。目前南京政府的組織，根

本就缺乏人民代表的立法機關。國民黨的主張，號稱五權分立。南京政府，名有五院，實無五權。胡漢民先生所主持的立法院，院裏的人員，既非代表，又少專家，是個劃到領薪的駢枝機關。他們沒有立法權，他們亦不應有立法權，因為人民就沒有把這個立法的權力，委託給他們。前不多時，立法院裏居然彈劾外交總長的擅權簽約，其實條約即要通過，亦是國民代議機關的職權，南京立法院起而行此，又何嘗不是擅權立法呢？地板上鋪席子，高低又在那裏？

將來民意代表立法機關的產物，我們主張有這些條件：

(一) 議員一定要用普通選舉制產生；(二) 在選舉上選民有絕對的集會結社思想言論的自由，換言之，打消黨外無黨的限制，各政黨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競爭選舉；(三) 制定選舉法舞弊法，限制武力，金錢，及其他非法手段，干涉選舉。

在這些條件下產生的立法機關，纔具備「委託治權」Entrusted power 這資格。這種機關，制定的法律，國民纔有服從的責任。因為在這種條件下，國民所服從的不是旁人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

南京有考試院，沒有吏治制度。考試，不過是吏治制度的一部份。考試，不過是官吏選擇方法裏的一種。完美的吏治制度，包括官吏的分級，官吏的保障，官吏的賞罰，官吏的退職養老等等。拿考試院來整頓全部吏治，這是錯誤。

將來專家知識的吏治制度的建設，希望他有這些條件：

(一) 採公開的競爭的考試制。在一切官吏的考試上，不得有政治信仰的歧視。考試方法上，思想言論絕對自由。在官吏的任用上，亦不得有政黨的歧視。

(二) 用法律保障官吏的任期。行政官的任期，應與司法官任期同樣看待。非有職務上的錯務，不得隨時撤換。凡上司官吏撤換下級官吏時，應公開撤換理由。下級官吏對撤換事項，有答辯及上訴機會。

(三) 採科學的分級及訂薪制。取消簡任薦任委任這類無充分意義的階級制。採用以職分及責任為根據的分級制。凡同職分同責任的官位，其招選資格及方法必同。同職分同責任同資格的官位，其薪金必同，其陞遷的機會必同。薪金的訂定及修正，應相當採納以生活程度為標準的辦法。

(四) 訂定官吏違法舞弊法。用法律的力量去取締貪贓受賄賣官鬻爵的事情。

(五) 訂定官吏的退職養老制等，使官吏安心職務，國家行政成為職業，使吏治職業化。

(六) 吏治制度與教育制度聯合進行。學校應注意培養並提高國家行政人員的知識，使行政成為專門科學，官吏有專家知識。

這些條件都實現了。這樣的政府，就是我們所謂的有「委託治權」及專家吏治的政府。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政治制度。

在政治制度上，我們特別注重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改革。旁人或者認我們這些主張，都是枝節。在我們看起來，政治是民事的管理，國家是商業上公司一類的組織。在一個公司裏，若有合法的董事會，有專家的執行人員，這公司的發展與旺是不成問題。二十世紀的國家，亦就是如此。立法機關就是公司的董事會，行政機關是公司的經理辦事人員。立法機關有了委託的治權，行政機關有了專家的人才，國家的政治制度問題，大部份解決了。國家的興旺發展不成問題了。

如今的打仗殺人，都是無知的耗費。如今的「黨統」「法統」，都是迂腐的爛調。如今的「革命」「反革命」，都是孩童的謾罵。如今的「黨在國上」，「黨權高於國權」都是無端壓迫小民的篡奪。這些都不能解決國事。解決國事的方法，只有在平民政治的原則上，建立一個合時代潮流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最低限度，是：（一）有委託政權的立法機關；（二）有專門人才的吏治制度。

悲觀的人，或者以為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人心的改造，比制度的建設，更為重要。人心的改造，不在本文的範圍。不過我們相信，國家的壞人愈多，制度愈重要。制度的功用在於把壞人作惡的機會，減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這或者就是我們要保持國家的理由，因為國家本身就供給我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的一個制度。

# 政治氣象學

日本高橋清吾著  
劉杰敖譯

——政治科學的新方向——

政治科學是將政治現象當成「物」或「一種的力」而研究的。故我們在政治科學的立場上，以觀察一切之政治現象時，我們不可存一點價值的觀念。如善惡，美醜，正不正，適不適這類主觀的價值，是不許入於政治科學之領域內的。政治科學之根本問題，不在政治現象之正不正，而在於政治現象之正確與不正確。政治現象之正確與不正確，乃為政治科學之唯一目標。故今若有人想從政治科學以探索政治之理想，或作政治現象之道德的批評，則可謂此人尚不知政治科學之性質為何物。

一一

直到今日，我們算已將諸政治現象之普遍的和個別的性質，及行於政治現象中的諸法則探求並發現了。我們為要了解「某事是這樣了」和「某事是這樣的」，我們差不多已努力若

政治氣象學

一

了。但我們對於「某事將要如此罷」，和「某事大概有如此的希望」的事情，即預測政治現象之將來，特別是預測某政治現象之流動趨向的事情，則我們還是以爲「這是近於不可能」而把牠放在一邊的。

固然，討論社會進化之趨向的著作，我們不可謂爲還少。在柏拉圖之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裏，我們已可以找出社會進化之理論。十九世紀自孔德和斯賓塞爾而下，許多學者已從「社會進化之立場」，而研究社會現象。黑格爾，馬克斯，和克魯泡特金等，皆從社會進化上，樹立他們的學說。然惜這些學者們的學說，大概都不符於事實。他們許多都不作事實之正確的說明，他們都是爲要論證他們自己的主張，才蒐集適應於他們之主張的材料，而加以論理的綜合的。斯賓塞爾是這樣，黑格爾也是這樣，馬克斯是這樣，克魯泡特金也是這樣。

依照馬克斯的辯證法，在階級鬥爭的社會消滅以後，新共產社會就可必然的遂其發展。然此沒有鬥爭的社會，要在何時何地才可以找出呢？不說其他，就是今日的蘇俄，不但其國內有勞農間之鬥爭，即在農民之間，彼等對於「所有」的問題，亦不絕的在那裏鬥爭着。故我們看着蘇俄的現狀，我們直可以說：「社會制度雖變，而人類之本性則根本不變。」

馬克斯又說，社會之唯物辯證法的推證是普遍的，無論那一社會，都不能逃出這個法則。某社會早點，某社會遲點是有的，然若不經此同一的階段，則爲不可能。今若馬克斯主



義之公式果符事實，且果爲社會進化之必然的趨向，則我們關於社會之過去現在和未來，儘可不再事考查，我們只埋頭於馬克斯主義之研究而已足。然可惜馬克斯之唯物辯證法，不與世界之事實相符，不與現在英美德法等國之物質文明相合。故馬克斯主義之所演的職務，可以說是在科學領域以外之別個天地。至少，馬克斯的唯物辯證法，也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同樣，是沒有正確說明社會之全體事實的。況辯證法的推證，其自身還不是「普遍的事實」呢。

### 三

那嗎，我們就不能預知社會現象——政治現象爲社會現象之一種——之流動的趨向嗎？尤其是政治現象之一的及個別的變化之趨向，我們就無法以預測預推嗎？

我們研究政治科學，在現狀之下，已將政治現象之性質和輿論之形成過程弄來了解了。在德模克克拉西的政治裏，我們已深知道少數者支配的事實與法則了。然而今後政治之變動的趨向，尤其是今後政治之個別的變化是怎樣呢？這個問題，我們到現在還無法答覆。

但政治科學要是不含有「某事會爲如此」，「某事是如此的」，「某事將要如此」之三種智識，可以說學術上的系統還不整備。所以此後我們努力的方向，不得不以「使政治現象之預知預測爲可能」爲我們的目標。即是我們此後應盡全力以使「政治氣象學」成立。

自然，只是研究「某事會爲如此」和「某事是如此的」之政治現象，並不是怎樣的困難。過去和現在之研究，可以說任何人都能夠，就是預測政治之一般的傾向，雖也不爲不困難，但我們多少總還可以辦得到一點。然而要預測並預斷某種政治現象將爲如此，則就在如何之專門家的手裏，也不是容易的事了。

預測政治現象之所以困難，其理由大概如左：

- 一，政治現象與自然現象相異，牠是含有意志之自由的，人類多半是有計劃的行動；
- 二，政治現象具有一回性，不能實驗；
- 三，政治現象主要是鬥爭現象，故「人爲」和「技術」的成分很多；
- 四，政治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含有多量的偶然性。

老實說來，預測政治現象之流動——特別是某一現象之個別的流動，確比預測氣候之氣象觀測還不容易，就比預測野球，角力，賽馬，競泳等之勝負，也實在困難得多。

在一九一四年之春季，那個就預知夏天有歐洲大戰之爆發呢？俄羅斯和德意志之相繼革命，誰人又有先見之明呢？

人們都好樹立五十年或百年後之計畫，人們都希望自己家族和社會之永續與繁榮。然以德川家康之智謀，還且不能確信德川時代果能繼續至何時乃止。人們之計畫，每每免不掉誤算，就是沒有誤算，而意外之事，則誰人也不能担保。去年六月之末，田中政友會內閣總辭

職之時，誰人在事前就已料就了呢？田中辭職後，疑獄頻頻發生，以致小川前鐵相收監，田中政友會總裁急死，犬養新總裁擁立。這些事在事前又有誰人知道呢？

漢口雄幸承繼田中之後，組織民政黨內閣，什麼金解禁，什麼緊縮節約，什麼肅正綱紀，——真是鬧得一個不亦樂乎。那知去年十月十六日，發表官吏減俸聲明書，就招新聞界，官吏集團，一般智識階級和勞働階級之反抗，致不得不收回成命，大殺他們的氣燄呢？

民政黨剛剛登台，就熱狂於摘發政友會前內閣之賣動事件，我們觀十月十三日民政黨東海十一州大會所發的宣言，其痛罵政友會的氣概。是何等的橫暴凌人，乃不一月而越後鐵道疑獄事件，一被發覺，民政黨的先輩及閣員，均不得不沾染嫌疑，民政黨遂因此而遭政友會之逆襲，及輿論之不滿。於是向日痛擊政友會的火燄，此時遂不得不氣散聲消。此中微機，又有何人知悉？恐怕民政黨的幹部，也沒有料到有這一步罷？

本來政治現象，實為一個活物，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牠確是一種「勢」一定之政治現象，將向何種方向而進展，非到那個時候，不易明瞭的實多。況現代的政治現象，已是這樣的複雜多歧，難理頭緒嗎？

但是，政治現象的流動，我們就一點也不能預測嗎？是亦未必如此。自然，前述之種種困難，我們都充分的承認。可是我們預測政治現象之流動，縱不能如天氣預報那樣的正確，我們真不可如地震之預知一樣，多少總可以測得一點嗎？政治氣象之觀測和預報，我們就一

點也不能辦到嗎？

#### 四

在競賽野球和角力時，屢屢有「運氣」在中間作怪。我們人類界裏，這種叫做「運氣」的偶然性，亦時時在隱現出沒。許多計畫，每每因此運氣而不能完全實現，不是過了，就是不及。一家的家計，或一國的預算，許多都不能照着當初之計畫進行。不預期的事情一發生，預定的金額，遂因之而生增減。第二次山本內閣之崩壞，實爲此不預期的「運氣」在那裏作怪之故。

譯者按第二次山本內閣成立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正當第四十七次議會行開院式之時，在虎門突發生皇太子被人行刺之事。山本內閣聞信大驚，遂因此引咎辭職。

政治現象究竟是一種鬥爭現象，其中很含有「人爲的」和「技術的」之性質。鬥爭現象不待說是力之現象，力有「實力」與「術」二種，政治現象中，「術」是與「實力」同程度，或且在「實力」以上之程度，而暗中作用於其間。所以各鬥爭團體，在以「實力」向前進攻的時候，而同時都要苦心於用「術」以壓倒敵人。過去我國政變之大部分，及中國和法蘭西之許多政潮，都足以作這話的證明。

然則從此點看來，政治現象之預知預測是不可能的了。不過從他面觀之，則也有全與此相反的事實，我們還用不着那樣的悲觀。

野球，角力，圍碁，將棋，當在開始競賽之前，我們就很可以正確的測知誰人將勝，誰人將負。同樣，政治現象之流動方向，我們也有可以預為測知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美國大總統選舉時，共和黨之候補者將要當選的話，我們在九月中旬就已知道。又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之英吉利總選舉時我們在前年之十一月，也就大略推知保守黨將敗退，工黨將登台，路合喬治之自由黨，則以第三黨而左右政權了。任何人都承認，在補缺選舉和地方選舉時，其選舉的結果，每為各政黨的名聲和勢力的反映。故中央政黨之消長，我們可由其名聲和勢力而推知一些。田中內閣之地租委讓案，在衆議院通過而不能得貴族院的同意，此事在政府提案的時候，我們就大體知道了。昭和三年二月之衆議院議員總選舉，為我國最初之普選，當時無產政黨之出頭，實為各方面注視的中心，在頭一年的秋天，就有些人預測無產政黨之當選數，那時斷定是十名內外的人們，據我們所知，都是屬於智識階級的人，而這些人的預斷，都大體是的中了。（譯者按昭和三年總選舉之結果，無產黨共當選八名）由此看來，政治現象之預知預測，除意外事件而外，多少是有幾分可能性的，我們努力將此種可能性的範圍擴大，政治氣象學的成立就不難了。

我們由現代政治之科學的觀測，大體可知政治現象之性質和民衆之心理，及政黨之行

動；我們並可知我國的政治現象與英美的政治現象，有何等的異點；我們更可知小黨分立之法蘭西的政治現象，與採用比例代表制度的德意志之政治現象，有何種的特性。即是我們對於政治現象之普遍的概念與個別的概念，及行於政治現象中的諸法則，我們均能正確的明瞭了解。此等科學的知識，即是我們使政治科學進一步而成立「政治氣象學」的基礎。國內外的各新聞雜誌，（特別是政治家的談話）供給我們以觀測預知的好材料；國際關係及諸社會集團（如實業團體，勞働團體，技術者團體，社會改良家之團體及其他）之活動，暗示我們以超法的政治壓力之所在；實業團體之行動，大可藉之以窺測議會解散之有無；各政黨之人物，技術陣勢，軍資，政策等，可用以推知其鬥爭力之優劣；在中央之各新聞的論調，可藉以略測政黨之是否是朝氣，及其聲息如何；民衆之行動及其意向，可由比較不偏不黨的地方諸新聞，綜合研究而得知。凡此均為我們推測政治現象的材料，我們就此等材料而加以自己之經驗與直覺，於是政治氣象之預知預測為可能。

## 五

「政治氣象學」是以政治現象之流動為主題，而照實的預測此種流動之科學。牠是政治科學之最後的部門，故牠不是為滿足「某事不得不如此」或「我願某事如此」之個人的「主觀的希望」之學術。牠不過是「某事是如此」「某事將要如此」之智識的提供而已。不過在

現在的情形之下，用政治氣象學的方法，以推測的政治現象，大部分還不能說全可的中，這是須由研究此項學問的人們之百折不回的精神，而漸次使其成就發達的。固然，政治氣象學即使將來發達到如何的地域，恐怕還是不能百發百中。不過，要是我們繼續努力下去，則將來的政治氣象，我相信的中之範圍，定可擴大的。

譯者附言 此文著者為日本高橋清吾博士，博士為日本最負盛名且最有實學的政治學者。他以科學的方法，以觀測現代的政治現象，深能將現代政治之實質，赤裸裸的表示出來。博士所著現代政治之科學的觀測，即為博士研究現代政治之結晶。此書譯者現正從事移譯中，不久可與讀者相見。

### 新月月刊 第二卷第五期要目

論人權……………羅隆基  
 一個母親（小說）……………沈從文  
 資產與法律……………實秋譯

詩（三首）……………羅曼思  
 淺湖（小說）……………李郁譯  
 論批評的態度……………梁實秋  
 書報春秋（三則）……………陳淑等

新月月刊第二卷

第六七期合刊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  
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羅隆基  
第一次宴會(小說)……………冰心女士  
搬家(小說)……………叔華女士  
蘇俄統治下之國民自由……………黃肇年譯  
我的教育(小說)……………沈從文  
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梁實秋  
現代詩人……………費鑑照  
牛(小說)……………沈從文  
湯姆歐珊特(譯詩)……………梁實秋譯  
完成(小說)……………顧仲彝譯  
出嫁(小說)……………莫君  
詩(三首)……………饒孟侃等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梁實秋  
書報春秋(七則)……………浩然等  
海外出版界(四則)……………梁遇春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要目

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羅隆基  
關於女子……………徐志摩  
我等候你(詩)……………徐志摩  
撲克坦趕出的人(小說)……………胡適譯  
削髮(小說)……………西澄譯  
夢裏的小孩(小說)……………梁遇春譯  
小長兒與罐頭荔枝(小說)……………實微  
詩……………闕名等  
法國支那學者格拉勒的治學方法……………幼春  
勃萊克(上)……………邢鵬舉  
零星(三則)……………實秋  
書報春秋……………實秋  
海外出版界(二則)……………梁遇春



# 制度與民性

鄭放翁

一

晏子有言，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這足以象徵今日中國制度改革之真相。今日談國事的人，都有一種感覺，以爲任何完美的制度，移到中國，都可變成幾個文人政客的口頭禪，變成升官發財者喊口號欺愚民的材料，問其實際，則換湯不換藥，徒搬弄一些沐猴而冠的把戲，官僚仍是官僚，民賊仍是民賊，行尸走肉仍是行尸走肉，只會利用漂亮動人的新名詞，實行其假公濟私的舊把戲，結果漆黑一團者，仍是漆黑一團，毫不看見一線的曙光照入這茫茫的大地。因此有人創爲革心之論，以爲革命必先革心，心不革則革命永無成功之日，於是而營私舞弊者，於其賣官鬻爵之暇，仍不免要來提倡孔教，維持世道，滔滔講仁義而不知恥，談道德而不知羞。這仁義禮智之談，已經成爲盜跖自認的口供，官僚無恥的診斷，宛如深囚幽窖者求見天日而不可得的哀訴，宛如輾轉病榻者思慕深林喬木綠茵青草而不可見的呻吟。

我認爲處於今日，而主張以仁義道德救國者，真如井蛙語海，夏蟲語冰。仁義道德愈

談，則盜賊愈猖獗，官匪愈橫行，所以若不撇開仁義道德的革心論，而另求致治之道，必將使中國戰亂永無已時，只造成口談仁義道德者升官發財的機會。凡唱革心之論者，都是罪孽深重的人，凡要維持風化，都有不可外揚的家庭醜史，這已經是我們目擊的事實。大談民權主義者都是幾個剝削民權禁止自由的政客，大談民生主義者，都是幾個敲詐民財拆毀民屋吞沒民產的好漢，這又是我們目擊的現象。談仁義道德的人，也不反省一下，仁義道德既不足以制自己的物念，何以能制他人，又何以能變全國之人心，而為今日救國的本源呢？主張革心論者又應想想，仁義道德在我們中國已經講了兩千年，何以到今日還是盜賊充途，災黎遍野呢？是仁義道德無補於救國甚明。再看西洋各國，何嘗無官僚，又何嘗無想發財的官僚，天下貪官污吏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何以賄賂比較的少，賣官鬻爵的事可謂絕無而僅有，則其所差者不在人心，而在制度，其理至顯而易見。革心救國之論，可以不攻自破了。

我認爲人心之善惡，世界各國相同，所不同者制度風化與觀念而已。西洋貪官污吏之比較少，一因社會之制裁，二因法律之嚴明，三因服務官職者有相當生活的保障，故一方使有顧忌，不敢爲惡，一方使給養無憂可以不爲惡，此是由於制度之不同，不是由於人心之有異。爲今日中國官僚則不得不爲惡，因爲在經濟混亂的社會中，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國中乃有許多沒有正當職業「游宦」之民，原其做官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其動機純爲經濟的，其

欲求發財之心理，原與商人之求發財無別，其集本買官又與商人之集本投資無別，在這種制度之下，升官所以發財，原爲人之至情，而且政局不穩，宦海浮沉，朝不保夕，社會愈混亂，則發財之心愈急，冀可以橫財一發，妻子給養，永無後顧之憂，此制度所以使然，不是人心之不是。因此我們一看站在台上講「智仁勇」的官僚先生們，真正可憐而又可笑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制度可以使人爲惡，可以使人爲善。中國使吏治清廉之制度未之前聞，而賣官鬻爵之制度則有之。養老郵金未之前聞，而打回扣「染指」得好處之制度則有之。「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這是極精密之制度。滿清候補道台，欲求放缺，不找中堂而找書辦，書辦有錯出了岔兒，又可以找中堂所愛的「相公」，這又是極精密的制度。部長賣缺，不由直接，而由於家奴老媽，只要門徑走對，真可無孔不入，這也是制度。推而至於家奴辦貨，老媽買菜，「從中染指」也有一定的回扣，這也是精密的制度。人人以爲是，則是之，人人以爲非，則非之，人人爲之，雖非也是，人人所恥爲，雖是也是非，這是社會一班人的是非標準。辜鴻銘有一句名言，說在中國有一動詞，是要人人誦習

I squeeze

We squeeze

You squeeze

You squeeze

He squeezes

They squeeze

制度與民性

五

在這種的情況之下，制度日日驅人爲非，道學家勸人爲善必定無效，此可斷言。這真韓非所謂「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我們看到這層，益發佩服古代法家慎到韓非諸人的見解了。他們相信制度，不相信人心，相信法治，不相信人治。韓非所謂不使人樂爲善而使人「不得爲惡」，慎子謂「法之功莫大於使私不行」，他們都想立一個「不敗」之法，爲國家之大本，而不效儒家乞靈於仁義恩愛及不能悉數賢聖的個人。果使今日中國能行韓非法治之道及慎到所謂「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之道，中國早可以走入西洋法治的軌道了。韓非說得好：

「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賢，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五蠹）

韓非所言戰國末年亂世情形，正是今日中國的一副寫照，而其原因，都在不能「去私曲，就公法」，使公私之利互相調劑於法治制度之下所致。他所惡「以文亂法」修文學，習言談「盛容服，飾辯說」的儒家，正是今日浪漫無聊幕僚清客的影子；他所說「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正是今日的在上海買田地置洋樓預備爲下台後

安居租界的狗官僚的寫真；他所說「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正是今日像煞有介石的外交家的現形；他所謂「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又是我們今日不願考試制度成立，使一班鑽營差缺的人，思依賴權門威屬以爲仕進機會的實相。權其本因，都不是因爲「士風日下，世道日微」所致，而在於中國未能實現法治的制度，使一班外交家，狗官僚，烏部長，豬代表，受社會與法律之制裁「不得爲惡」所致。因爲他們看見中國沒有不敗之法，不能走到法律至上地位，使「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面「毀國之厚以利其家」預備滾蛋後「以富退處」上海洋樓，而一面大講其仁義禮智的孔教，自然比講「刑過不避大臣」的法治舒服的多了。

韓非所講，尤可使我們明白在人治制度之下，一班百姓要避免危就安，避窮就得，漢心國事，而成爲一盤散沙的弱國之民。這尤其是制度而非人心問題，尤其不是智仁勇的問題：他說：

「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即麻舍），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韓非在此地，幾乎把二千年來中國「公民少而私人衆」的心理形容盡致了。這又是沒有法治的結果，又是制度之不是。因為人民沒有法律之保障，所以避危求安，避窮求得，養成利己利家漠心國事的習性。所謂「公民少而私人衆」也是制度問題，非人心問題，因為做公民只有危窮的報應，做私人反有安利的所得，所以大家願做私人，而不願做公民了。我敢說中國人之愛國本心決不後於西人，在人民生命財產言論自由得真正法律的保障之時，中國國民決可以露出一種嶄新的氣象，非如今日的暮氣沉沉。韓非說得好「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這真可以做我們奮發自強的教訓。

## 二

制度之可以使人爲惡，使人爲善，可以亡強盛之國，可以興弱國之民，既如上述，我們可以再進而討論幾種使中國今日國民萎靡不振的制度與觀念。我承認只要制度改，國民性也要相當的隨之而改，而即使不改，中國也已可成爲一個強國了。

第一，家庭制度。中國人之弱處及強處，過人處，西人不能望其肩背處，就是忍字。這「忍」字應當作「不抵抗」解說，就是忍辱含垢，忍辱負重，唾面自乾之謂。這不能不算爲我們的「美德」了，然而中國之病根就在於不抵抗，而就是在家庭制度練出來的。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其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書一百個「忍」宗以進，這可以看出大

家庭中生活之一斑了。然家庭制度之最大影響，在於使國民知有家不知有國，實際上變成一種擴大式的自私主義，物質上便產生上海的石庫門，石庫門以內自成爲私人生活於斯，食於斯的小世界，而視石庫門以外的一切爲正當的搶掠品。部長顯官一得高位，必爲幾個一事無成的姪兒表弟謀尸位素餐的位置，在家庭制度上觀之，不如是不足爲賢叔賢兄，然於公家上面觀之，直是國家的蠹蟲。因此「莫管他人瓦上霜」遂形成爲舉國普遍的觀念。中國素以禮貌著稱，然依我的觀察，除了親友以外，在大庭廣衆電車上戲院中對於一班不相識的人的禮貌，反大有減此而朝食之概，這不能不算爲家庭制度上擴大式的自私主義所致。

第二，孔教。孔教之尙虛僞繁文，儒者之倨傲自順，飾僞行詐，斤斤較量登降之禮，趨讓之節，早被戰國時人罵得體無完膚。今日我們都忘記中國人之正名而不務實，虛僞主義，好作場面，好作官樣文章，偏重虛文而又兒戲虛文，體式上務求名正言順而實際上又不妨陽奉陰違，敷衍了事，媽媽嘵嘵，不求澈底——一切惡根性，都是儒教的結果。我相信中國若早排去這種尙虛文的儒教而能力行墨家崇實或法家法治主義，中國人今日決不至於頹唐滑稽至於此極。其次孔教的長幼上下觀念，一方養成奴隸性，一方養成仗勢凌人的普遍風俗。這奴隸性與仗勢凌人原是同樣的東西，仗勢凌人原是奴隸一旦得勢的天然行爲，也就是奴隸所以甘爲奴隸之一點慰安。因此中國只成爲兩層階級的社會，一階級暫時「安命」甘心爲人奴隸，而頗想也有一天輪到他耀武揚威之時，一爲得勢階級，這是鯉魚已經僥倖跳過天門，

再可不管井底蛙時候，此時奴隸之心中只有「什麼法律，管他媽的！」的心理。這壓迫與被壓迫的兩階級輪流更換，歷次的「革命」的意義，就要在此中尋求。中國不能實行法治，就是天上的龍不肯與井底蛙同受法律制裁的所致。然而跳過龍門的總是百分之一，而仍在井底受人蹂躪者仍是百分之九十九，因此苦了二千年來的老百姓了。這個權勢主義是中國要實行法治的勁敵。儒家本來主張「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家才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平等觀念。所以儒教的「人治」觀念（今日中國之最普通最現實的觀念）不亡，則法家及西洋的「法治」觀念永遠不會實現。

第三，地理關係。因為中國幅員廣大，所以實際上演出政治上無為而治的制度，而深受道家哲學的影響。在形式上，這使一切政治制度趨於簡單化，助成最幼稚最粗野的「天高皇帝遠」的人治主義，而在一班平民心上也保存這種無為的心理，視政治為平民所不必過問的東西，而成爲「不干涉」主義。因此一切因緣成例，率由舊章而少改進的精神。

第五，政治的專制。儒家既得實行其人治主義，人民不得法律上的保障，使人人權禍苟安，存「莫談國事」的心理。這種政治上的壓迫，加以社會上土豪劣紳權勢的壓迫，使中國「做人」成爲一種極困難的藝術，而漸漸養成畏縮儒怯遇事裹足不前的天性。現代做人雖然不易，實在自從我們禮義之國有史以來，就有點困難。葛建時等因爲某種嫌疑莫須有的罪而下獄，雖然可以代表今日國民之可憐，然像楊雄因爲教劉棻古文奇字，幾乎致喪身之禍，又



何嘗是痛快的經驗？我們只看在專制淫威之下如明末清初之交，或是老袁殺革命黨之時及最近吳稚暉清黨之際，中國狗命之不值錢，也就是可以明白中國國民儒怯畏事的劣根性所由來了。歷史上，我們看司馬遷之腐刑，蔡邕之死於獄，孔融之棄市，彌衡之伴狂而仍不免於一殺，「下至方孝孺的滅族，仇鸞之剖棺斬首，就不能對於中國的百姓太苛責了。

第六，經濟的壓迫。Huntington所謂中國民族性是受歷年災荒飢饉的結果，此為一種「劇變的」主因 Cataclysmic causes。此外應有人口繁雜家庭重負的「循進的」主因 Progressive causes。俗語說的好「鳥爲食死，人爲財亡」，這種經濟的力量最大，足將活潑的自然人，壓成就羈的馬，負厄的牛，一動也不能動。這自然也一方可以養成勤儉及安分守己的美德，一方也可在劇烈競爭之下，演成自私自利，鄙詐滑頭，實利主義的惡根性。

因有這種種的前因後果，中國今日國民乃成爲石庫門主義的，仇視社會的，權勢主義的，虛文主義的，敷衍主義的，人治主義的，天高皇帝遠主義的，無爲主義的，不管閒事主義的，冷漠主義的，畏葸苟安避世自潔主義的，實利主義的這樣一個民族，而這民族才成爲如一盤散沙的弱國之民。但是我也相信制度可以推翻，觀念風俗可以改造的，家庭制度必然逐漸消滅，孔教正名主義人治主義，階級觀必可推翻，地理的關係也要受交通便利的影響，政治專制終久不是現代中國所應有的，而經濟壓迫恐此後還要有加無已。然而我想實利主義，本無傷於強國，我們何時走到法治主義，就可以看見一個自由強健的新民族嶄露頭角由

孔教的屍身踏過去了。

最新出版

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一

# 可欽佩的克來敦

余上沅譯并序  
時昭沅校

——實價八角——

此劇爲近代英國大戲劇家巴利之傑作，久已膾炙人口，且在歐美舞台上常見重演，其價值之高，在近代劇中允稱巨擘。現經余上沅先生譯成中文，譯筆恰得原意，能達巴利之雋妙，流利傳神，極合舞台之搬演。並由時昭沅先生細加校閱，張鳴琦先生作圖示景，嚴密周詳，得未曾有。是誠私人書架及演劇團體所不可不備之書也。

余先生又爲撰長序一篇，約一萬五千餘言，於巴利之生平，著作，及本劇之出處，精義，俱有簡確生動之論述。讀之不但易於瞭解本劇，即對戲劇之爲物，亦可由斯窺見端倪矣。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浦口之悲劇。

陳楚淮

人物：

祖父

母

女

兵甲

兵乙

暮秋——近黃昏的時候。

在浦口——一座淒涼的村鎮上，有一座淒涼的茅屋。屋簷上茅草凌亂地堆着，微風吹動，草末紛紛地向下面飛去。屋前是一片草地。左邊有一條長而且闊的石板。石板邊是一口井。井的四周圍着粗石的欄杆。井後是一座泥堆。堆上栽着一株茉莉花。陽光自右斜入，留連在茉莉花樹的樹頂上。右後沒有陽光照到，稍昏暗。祖父坐在屋前椅子上抽煙。母俯在石板上洗衣服。

母 祖爺，你不會記錯罷？

祖 (放下煙筒桿兒慢慢地說。) 不會的。

母 爲什麼現在還不來？

祖 你把他們寫來的信再給我看一看。

母 信在裏面。

祖 叫阿英拿來……阿英，在裏面嗎？

母 在裏面燒飯。

祖 你喊她。

母 (向內。) 阿英，阿英……

(阿英在內應「來了」。)

(阿英一個很清秀的女子，雖說她的衣服很陳舊——現出在門樓上。)

女 媽，什麼事？

母 飯燒好了沒有？

女 燒好了。

母 沒有忘掉多下兩升米？

女 你不是說大哥同二哥今天要回來嗎！多下兩升米了。

母 是的，要回來的。你去把大哥和二哥寫來的信，拿來給祖爺看一看。信在牀前那個櫃子裏。

女 好。（下。）

祖 （回過頭來。）把我的眼鏡也拿出來。

母 聽見沒有？把祖爺的眼鏡也拿出來。祖爺沒有眼鏡，看字是看不清楚的。

祖 （笑。）是呀，前天看見街上貼的告示，還認錯了好幾個字。

母 又是告示，上面寫些什麼？

祖 總管是老玩意兒，打仗。北方的兵開到南方來打仗。浦口這地方可真遭劫，隨便在那兒打仗，浦口總有遭劫的份。軍隊開過一次，地方也就窮一次。在浦口，誰不窮？我老頭子窮得連買旱煙的錢都沒有了，還打仗！（深深地嘆一口氣，又拿起煙筒桿兒在嘴裏噴着。）

母 那麼阿英的大哥同二哥也是去打仗的嗎？

祖 誰知道呢！（又深深地嘆一口氣。）

母 我真替他們擔心。他們在外面一天我就一天不能放心地睡。打仗，誰料得到有沒有性命回來。前村阿七聽說也打仗打死了。……

祖 誰說的？

母 阿毛回來說的。阿毛說，他親眼看見阿七給子彈打死。嗚嗚……嗚地一聲，阿七的身體就飛去了半邊。那半邊身體，阿毛說，後來飛去掛在樹枝上，雨打着，風吹着，沒有多少時候，就在樹枝上爛了。唉，想起來可嚇死人！（又俯在石板上洗衣服。）

（女上，把信交給祖父。）

女 祖爺，你的眼鏡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到。

祖 抽屜裏找過沒有？我記得放在抽屜裏。

女 什麼地方都找過。連祖爺那寶貝的箱子也找過。

祖 那……

女 （伸手捻着祖父胸前掛着的眼鏡盒子。）不在盒子裏嗎？

祖 啊，盒子帶在身邊？盒子裏？也許的。

女 （打開盒子，取出眼鏡。）哈，在這裏。

祖 （把眼鏡戴上。）孩子，你祖爺老了，記性太壞了。（看信。）這是阿實的信，不錯，

不錯，他說今天準定到這裏，並且說他現在升了排長了。（向母。）我前天不是告訴過你

嗎？

母 排長是什麼？

祖 是小官兒。（又看信。）這是阿明的信，也說今天來。事情倒很巧：哥兒倆都定今天

回來。

母 他哥兒倆離開差不多有十二年，在路上碰面，若使不說起，恐怕誰也不認得誰了。

祖 哥兒倆當面不認得，是常有的事。隔開幾年，相變了，心也變了。聽說去年，山東有一個兵還親手把自己的哥哥殺死。

女 怎麼會的？

祖 哥哥是對方的兵。他殺死他的時候，不知道他是哥哥。殺死一個對方的兵，一刀殺進去，立刻殺死，他高興極了，高興得直跳。

母 他怎麼知道打死的是哥哥？

祖 你聽。那個兵看見給他殺死的兵躺在地上，他就跑過去騎在他的身上，從口袋裏拿出饅頭，想用饅頭蘸着血來吃。……

女 （掩面。）呀！

祖 聽說饅頭蘸着血來吃，是很滋補的。你祖爺從來沒有吃過這樣滋補的東西，活到現在，還很康健，年歲也不算少了，八十九，有福氣的人，明年可以做九十整壽了。

母 說呀，他怎麼知道是哥哥？

祖 他正想把饅頭放進那個兵的胸口，那時候血都湧出來在胸口上流着。他的眼睛忽然向前面看去，看見符號上是哥哥的名字才知道他殺死的是哥哥，并且要吃哥哥的血了。

女 他哭嗎？

祖 他哭也沒有用。死的哥哥總管是哭不回來的啊！

女 大哥同二哥不在一個軍隊裏？

祖 不，大哥在第四軍，二哥在第六軍；不過第四軍和第六軍是荷花蓮子藕。

母 他哥兒倆還是在家裏種田好。當兵，天天去殺人，可真罪過。我不願意他們當什麼長，

天下若使做娘的願意兒子去殺人，那真不成娘！

祖 在他們去當兵的時候，我對他們說過許多話，勸他們不要去，他們可不聽。現在，我老了，他們也該回來陪着我過幾年快活的日子。（對阿英說。）你的爸爸死了，我差不多記不起他了；今天看見你的哥哥們，也許還可以記起他。

母 可憐！她的爸爸臨死的時候，聲聲叫阿實和阿明回來，咽氣的時候還在叫；他明知道他哥兒倆不會回來，可是他叫。他說：他哥兒倆不回來，我死也不放心。當兵的總沒有好結果。像我，在前線不知打死多少人，我的腿給人家打。死去，是應該的，回來在床上受苦，也是應該的。我親手用刺刀刺過人家的肚子，親眼看見肚子裏五臟流出，流了一大堆。靠祖宗的福，總算沒有給人家打死，現在躺在這裏安安地死，雖說看不見兒子，也可以說是有福氣了。當兵的，誰料得到會死在泥堆上？會死在茅廁裏面？死得安不安，簡直是想不到的事。我很想他哥兒倆回來，回來以後，脫了老虎皮才算是你的兒子。你可不



要再放他們出去，再出去，就不是你的兒子了。若使再要出去，你對他們說，爸爸還有一隻腿留在山東，你們想，若使可以找回來，你們就去罷。他們再出去，就像我的腿一樣，一定埋沒在外面，永遠找不回來。唉，爸爸死後，到現在六年了！

祖（向阿英說。）你還記得你的大哥？

女 連影子也記不得了。

母 阿實出去的時候，阿英還只有四歲，今年十六歲，算來阿實在外面，已經十二年了。阿實在家裏，阿英還天天要他抱到外面去頑，每天非頑到天黑的時候不回來。誰知道，現在，阿英也長得這麼大了。

祖（向阿英說。）你二哥出去還沒有幾年，你大概還記得罷。

女 二哥嗎？記得，記得。一看見他的鼻子，就知道是他。大鼻子，把眼睛都擠小了。眼睛像祖爺的，給鼻子擠成一條線兒。老三伯不是時常同他開玩笑嗎？他說二哥的鼻子，若使當饅饊吃，吃三個月還吃不了。

祖（大笑。）哈哈！大鼻子的哥哥，小眼睛的祖爺！（摸她的頭髮）。孩子說得真好！

女 祖爺，你看，你笑起來，你的眼睛更小，更不容易看得出來了。

母 阿明出去，還只有七年，阿英總該還記得。并且前年，還寄過一張相片回來。

女 媽，咱們搬到這兒來，大哥同二哥知道沒有？他們也許還到老屋裏去。

母 祖爺不是寫信告訴過他們嗎？

祖 是的，我說我們搬到南水村東頭來了，三間茅草屋，屋前有一口井還有一棵茉莉花。

女 茉莉花開了。（仰看樹。）

母 老屋子前面，也有一棵茉莉花；我記得，他哥兒倆年輕的時候，常常爬在樹頂上頭，你二哥爬不上去，你大哥總是把他抱上去，坐在樹枝上。樹枝搖動，他們笑，我可嚇死了。我恐怕他們掉下去，叫他們下來，他們總管不肯。他們回來看見這棵茉莉花，不知道還想得起來想不起來？

祖 那裏還想得起來。

女 大哥知道二哥在那兒嗎？

祖 不，我不寫信告訴他，他永遠不會知道。前幾天我寫信告訴他說，你的二哥也要回來。他回信說，好極了，十幾年沒有相見的兄弟，可以見到了。

母 阿實本來待阿明很好，今天見到，不知道怎麼快活哩！

女 爲什麼前幾年大哥沒有寫信來？

祖 軍隊開來開去，沒有一定，所以大哥沒有寫信來。

母 若使回來，總該快回來了。……太陽也下山了。

祖 也許快要回來了。

母 天黑了，阿英，你把雞關好沒有？

女 哈！哈！哈！（作呼鷄聲。）（下。）

母 阿英，把雞窠的門關緊。（自言自語。）辛辛苦苦養幾隻雞，想等他哥兒倆回來，宰了給他們吃，若使再給狸貓咬死了，那可真氣人！

祖 今年的雞，養得怪肥，總算他哥兒倆有口福。

母 祖爺，你坐在這裏不冷嗎？括風了。

祖 不，我在這裏等他們回來。

母 （向內。）阿英，阿英！

（沒有回答的聲音。）

母 阿英這孩子，不知又到那兒玩去了。

祖 這幾天最好叫她不要出去——（低。）外面兵很多。

母 不要緊，她不會跑到遠的地方去。

祖 （自言自語。）外面兵很多。

母 阿英這孩子不聽話，總喜歡在外面跑；年紀這麼大了，人家也來說親了。……

祖 什麼人來說過親？

母 老德伯。

祖 呀阿德……說給什麼人？

母 一個什麼連長。

祖 又是小官兒姓什麼？

母 姓金。

祖 他還沒有老婆嗎？

母 老婆是有的，他娶阿英做姨太太。

祖 小老婆嗎？阿德這狗才，賣了自己的女兒不殺，還想來賣我的孫女兒，我的買賣可不大好做（舉起烟筒桿兒。）管教他做媒做不成，頭上做成一個大窟窿。

母 那也不干他的事……他說的是好意。

祖 （看她一眼。）好意？媽的，當官兒的討小老婆就像咱們穿草鞋一樣，合意的，多穿一兩天，不合意的脚一伸，手一拉，隨隨便便地丟在路邊。你不喜歡兒子當兵，倒喜歡女兒當「當兵」的小老婆，奇怪！真奇怪！

母 我還沒有答應他。

祖 可不能答應他。再過幾年，替她找一個忠厚的人家。

母 是呀，過幾年，等阿實和阿明都娶了媳婦，再把她嫁出去。

祖 他哥兒倆這次回來，咱們就好替他們討媳婦。從七八年以前，有一個算命的先生說，我

的命裏注定有七個曾孫子，四個曾孫女兒，想起來也許不是騙我的話。（微笑。）有七個曾孫子，四個曾孫女兒，圍在身邊，你也喊一聲太太，他也喊一聲太太，這是多麼快活的事，我老頭子的鬍子，（理一理鬍子。）恐怕要快活得掉下來！（笑。）

母（笑。）祖爺，你老人家等着罷。一年多一個曾孫子，我們這茅草屋子裏，要裝不下來了。

祖 那時候，咱們也許不像現在這麼窮了。這茅草屋子，讓給人家住——讓給同咱們現在一樣窮的人住。咱們自己造一座大房子來住。人家都說我是有後福的人，我想，別的不說，住大房子的福氣，總該有罷。

母 阿實同阿明回來，咱們的日子總管要比現在過得好些。

祖 這次回來，一定不準他們再出去；不聽話，我就拿烟筒桿兒打他們。在家裏種幾畝水田，多用一點兒力，日後不愁沒有好日子。在外面，東遊遊，西蕩蕩，不知做下多少昧心的事。

母 阿實同阿明倒還本分。

祖 在軍隊裏，本分的人也會不本分了。那個在軍隊裏混過的人，敢說沒有做過昧心的事。不要說阿實阿明，就是比阿實阿明更本分的人，也不免有一兩件昧心的事罷。你想，阿實阿明在本地是忠厚的，在外地也這樣忠厚嗎？我做祖爺的就不敢說。

母 (抬頭望天。) 天快要黑了。

祖 今天大概不來了。

母 又是空等一天。

祖 進去罷，今天不來，明天下午再坐在這兒等。……總有一天要回來。

(兵乙上。)

乙 媽媽，我回來了。

母 呀，阿明。

乙 (走近祖。) 祖爺，我回來了。

祖 (綴細看。) 阿明嗎？你的樣子變了。

乙 六七年沒有回家，當然要變了。……媽還在洗衣服嗎？妹妹呢？

母 剛才出去。

乙 也該回來了。……天黑了。

(遠遠地傳來鑼聲和哭聲。)

祖 那是什麼聲音？什麼人家裏死了人嗎？

母 李阿貴的媳婦。

祖 什麼時候死的？

母 昨天下午跳在河裏死的。今天早晨，才撈出來。可惜，人倒是很標緻的！

祖 怎麼會跳在河裏死了？

母 昨天上午，有兩個兵跑到她的家裏去；下午，她就跳在河裏死了。

祖 混賬！混賬！這樣的兵就該活活地打死！阿明，你也是當兵的，這壞事可不要學。

乙 是，是。

母 你是昨天到的，還是今天到的？

乙 今天！今天！……

母 幸是今天到，若使昨天到，人家就疑心是你了。

祖 怎麼會疑心是他？……阿明，我的孫子，不會的！不會的！

母 黃三婆說，有一個兵同阿明很像，鼻子也是高高的，眼睛也是小小的。我說阿明昨天還未來，她也就相信，她看錯了。

祖 模樣兒同的人是有的。

母 對呀。

祖 把一個女人逼死，這是絕子絕孫的事！……唉，絕子絕孫的事！

母 阿明，你沒有聽到哥哥嗎？

祖 你哥哥也說今天回來。

乙 沒有……就碰到也認不得他了。十幾年沒有見面的人，馬上不容易認得出來（向祖。）  
哥哥在那兒？

祖 第四軍第十師……

乙 第四軍第十師已經開到了。咱們開到不久，他們就到了。哥哥若使真在第十師，那麼馬上就要回來了。

祖 聽說昨天也有軍隊開到。

乙 不知道。

祖 呀你是今天到的，若使昨天到，就知道了。這幾天在浦口經過的軍隊多極了。

母 祖爺，你先吃晚飯嗎？飯燒好了。

祖 索性等阿實回來，十幾年沒有看見的孫子，忽然回來，忽然坐在一起吃飯，總算是快活的事。我們等着罷。阿明，你不餓嗎？

乙 不，咱們等哥哥回來。

祖 阿明，你替我點上烟，孩子，好久沒有替祖爺點烟了。

母 這裏有洋火。（從身邊拿出火柴。）

（兵乙點烟。）

祖 你哥兒倆年輕的時，最聽我的話。我拿起烟筒桿兒，你們就知道我要抽烟了，趕快搶



着替我點烟，一邊一個；兩根火柴點着烟，我抽烟就有味得多了。

母 阿英這孩子究竟什麼地方去了？

祖 天黑了。

母 我去找她回來。祖爺，你進去罷。外面風太大了。你進去，讓阿明在這裏等他。

祖 也好。……你把阿桂送來的酒拿出來，今天晚上，咱們把牠打開來喝。

母 好的。（向阿明。）阿桂送給你祖爺一瓶玫瑰酒，他老人家捨不得喝，說等你哥兒倆回來，今天可真給他等到了。

祖 （一邊向裏面走，一邊說。）今天晚上，咱們痛快地喝幾杯酒。

母 喝幾杯團圓酒。

祖 是呀，團圓酒，團圓酒。

母 （扶着祖，回頭對阿明說。）你打一桶水給我。水桶在井邊。我找到了阿英回頭就來。  
乙 好的，媽媽。

（母扶祖下。）

（乙在井邊打水。）

（遠遠地傳來女人的哭聲，和狗吠聲。）

（哭聲一會兒近似一會兒。）

(不久，阿英哭着急急地跑上。)

(阿英看見兵乙。現驚惶狀。)

女 (細看兵乙。) 呀，二哥！二哥！救命！救救……命！

乙 (走近她。) 什麼事？什麼事？妹妹？

女 有人追我！有人追我！我嚇死了！

乙 什麼人？

女 一個兵！一個大兵！

乙 那兒？

女 (驚叫躲在兵乙的身邊。) 唉，他來了！

(兵甲急急地上。)

甲 小賤貨！看你跑到那兒去？還不乖乖地到老子這兒來！

乙 喂，你追那一個？

甲 我追她？咱們弟兄還是說好話罷。把她交給我，她是我先捉到的。她媽的，乖得同兔兒一樣，捉到手，又給她逃走了。

乙 她是我的妹妹，媽的！

甲 (怒極。) 他做你的妹妹，難道做不得我的妹妹？媽媽的！

女 二哥到裏面去，不要理他。

甲 媽的！媽的！媽媽的！二哥，二哥，喊得多親熱！把老子的火油都喊上來了！小賤貨！他不過比老子年輕！你就看上他！老子可不依！

乙 不依怎麼樣？（拿出手鎗。）

甲 （也拿出手鎗。）媽的！你有這個玩意兒，老子也有這個玩意兒！老子可不怕你！

女 （哭。）二哥，二哥，你，你，……

乙 不要你的狗命不是好漢！

甲 不要你的狗命不是老子！

（兩顆子彈從兩枝手鎗裏射出，不偏不正，都射進兩個人的胸口。）

（兩個人同時倒在地上。）

（女驚叫一聲，也暈倒在地上。）

（母急自門裏衝出，看見倒在地上的三個人，驚叫；走到兵甲的身邊，彎下身子看又驚叫，暈倒在地上。）

祖 （拿着油燈，自門內走出站在門檻上。）好像有放鎗的聲音！阿明，阿明，怎麼樣？你的哥哥回來了嗎？祖爺的酒瓶子已經打開了。

母 （俯在甲的身上，低低地用緩而哀的聲音說。）唉，你們原來是親親的兄弟呀！

# 迷眼的沙子

趙少侯譯

實價四角半

這是十九世紀法國滑稽劇大家臘皮虛的不朽著作。臘皮虛的劇本是頂合羣衆心理而且沒有國際界限的。所以不論法國人，美國人，阿非利加的土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喜歡看他的劇本。

純粹的滑稽劇本，中國向來是很少的。所以趙先生特意把這個偉大作家的不朽劇本，用極流利的文字譯了出來。讀了之後，包管你在這齣爽滿目，憂憤填胸的時候，不由的喜笑顏開了。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燈

沈從文

因為一個穿青衣服底女人，到×住處來，見到×桌上的一個燈，非常舊又非常清潔，想知道這燈被主人敬視的理由，所以他就告給這青衣女人關於這個燈的故事。

兩年前我住到這裏，在××教了一點書，仍然是這樣兩間小房子，前面辦事後面睡覺一個人住下來。那時是五月間，不知為什麼事情，住處的燈總非常容易失職。一到了晚間，或者剛剛把飯碗筷子擺上了桌子，認清楚了菜蔬，正想由那形色方面，對於我廚子加以一點不失誠實的稱讚，燈忽然一熄，晚飯就吃不成了。有時是飯後正預備開始做一點事或看看書的時節，有時是有客人拏了什麼問題同我來討論的時節，就像有意搗亂那種神氣，燈會忽然熄滅了的。有幾回，正當我同一個朋友，把一段不下註解的章草，從那形體上加以估計的當兒，或者是把一個印章攷察牠的真偽中間，燈驟然熄滅，朋友同我皆非常掃興，從來不曾開口罵過人的書畫家××，也不能節制這憤怒，把電燈公司對於市民的不盡職，加以不容恕的指摘了。

因為這事情發生幾幾乎有半個月，似乎有人責問過電燈公司，公司方面的答覆，放到當

地報紙上登載出來，情形彷彿是完全推諉到由於天氣，既完全不是公司的那一方面的過失，所以小換錢舖子的洋燭，每包便忽然比上月貴了五個銅子了。洋燭漲價這件事，是筆爲我照料飲食的廚子方面知道的。這當家人對於××人故意居奇的行爲，每到晚上爲我把飯菜拿來，唯恐電燈熄滅，在預先就點上一枝燭的情形下，總要同我說過一次的。

這人是一個非常忠誠的中年人。這人年紀很青的時節，就隨同我的父親到過西北東北，出過蒙古，上過四川，他一個人又走過雲南廣西，在家鄉，又守過我祖父的墓基，很有些年月。上年隨了北伐軍隊過山東，到濟南正看到日本對於濟南省住民所施的暴行，那時他在七十一團一個連上作司務長，一個晚上機關槍的威脅，胡胡塗塗走出了團部把一切東西全損失了。人既空手逃回到南京，聽到一個熟人說我在這里住，所以就寫了信來，說是願意來侍候我。告給他來是很好的，要找事做恐怕不行，我生活也非常簡單，來玩玩，住一會，想要回去了，我或者能設點法，只是莫希望太大。到後人是當真就來了。初初見到，一身灰色中山布軍服，衣服又小又舊，好像還是三年前國民革命軍初過湖南時節縫就的，一個巍然巖然的身體，就拘束到這軍服中間，另外隨身的就只一個小小包袱，一個熱水瓶，一把牙刷，一雙黃楊木筷子。熱水瓶像千里鏡那麼佩到身邊，牙刷是放在衣袋裏，筷子是仿照軍營中老規矩插在包袱外面，所以我能夠一望就知道的。這真是我日夜做夢的夥計！這個人，一切都使我滿意，一切外表以及隱藏在這樣外表下的單純優良的心，我不必同他說話也就都清楚了！

既來到了我這裏，我們要談的話可多了。從我祖父談起，一直到我父親同他說過的出世的孫子，他都想在一個時節裏同我說到。他對於我家裏的事永遠不至於說厭，對於他自己的經歷又永遠不會說完。實在太動人了，請想想，一個差不多用腳走過半個中國的五十歲的人，看過庚子的變亂，看過辛亥的改革，參預過多少戰爭，跋涉過多少山水，吃過多少異樣的飯，睡過多少異樣的床，簡直是一部永遠翻看不完的名著，我的嗜好即刻就深深很深的染上了。只要一有空我即刻就問他這樣那樣，只要問到，我所得的經驗都是些動人的事實。

因為平常時節我的飲食是委托了房東娘姨包辦的，所以十六塊錢一個月，每天兩頓一些菜蔬總是任憑這江北婦人意思，這婦人看透了我的性格，知道我不大對於飲食苛刻，今天一碟大蠶豆，明天一碟小青蚶，到後天又是一碟蠶豆，總而言之蠶豆同青蚶是少不了的好菜，另外的肉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忘記加一點兒糖，吃魚多不用油煎，只放到飯上去蒸，就掣來加點醬油擺到桌子上。本來像做客的他，吃過兩天空飯，到第三天實在看不慣，問我要了點錢，先是不告我這錢的用處。從我手上掣了十塊錢去的他，到下午，把一切吃飯用的東西通通買來了。這事在先我還一點不知道，一直到應當吃晚飯時節，這老兵，仍然是老兵打扮，恭恭敬敬的把所有由自己兩手做成的飯菜，放到我那做事桌上來，笑謎謎的說這是自己試做的，而且聲明以後也將這樣做下去。從那人的風味上，從那菜飯的風味上，都使我對於

過去的軍營生活生出一種眷念，就一面吃飯一面同他談軍中事情。把飯吃過後，這司務長收拾了碗筷，回到灶房去過一陣，我正坐在桌邊藉一支燭光看改從學校方面攜回的卷子，忽然門一開，這老兵閃進來了，像本來是知道這不是軍營，但忽然因為電燈熄滅，房中代替的是燭光，坐在桌邊的我還不缺少一個連長的風度，這人恢復了童心，對我取了軍中上士的規矩，喊了一聲「報告」，站在門邊不動。「什麼事情？」聽到問他了，才走到我身邊來，呈上一個單子，寫了一篇賬。原來這人是來同我算伙食賬的！我當時幾乎要生氣了，望到這人的臉，想起司務長的職務，却只有笑了。「怎麼這樣同我麻煩？」「我要弄明白好一點。我要你知道，自己做，我們兩個人每月都用不到十六塊錢。別人每天把你蚌壳吃，每天是過夜的飯，你還送十六塊！」「這樣你不是太累了嗎？」「累！煮飯做菜難道是下河抬石頭？你真是少爺！」望到這好人的臉，我無話可說，我不答應是不行的，所以到後做飯做菜就是這個老兵了。

這老兵，到這都會上來，因為衣服太不相稱，我預備為他縫一點衣，問他歡喜要什麼樣子，他總不做聲。有一次，知道我得了許多錢，才問我要了十塊錢，到晚上，不知往什麼地方買了兩套呢布中山服，一雙舊皮靴，還有刺馬輪，把我看時非常滿意。我說「你到這地方何必穿這個？你不是現役軍官，也正像我一樣，穿長衣好！」「我永遠是軍人。」我有一個軍官廚子，這句話是這樣來源，這話是許多同我來往的人皆說到了的。



電燈的熄滅，往天還只少許時間，一會兒就恢復了光明，到後來越加不成樣子，所以每次吃飯都少不了一枝燭。但是這老兵，不知從什麼地方又買來了一個舊燈，擦得罩子非常清潔，把燈頭剪成圓形，放到我桌子上來了。因為我明白了他的脾氣，也不大好意思說到××地方用燈是愚蠢事情，電燈既然不大稱職，有這燈也真給了我不少方便，因為不願意受那電燈時明時滅的作弄，索性把這燈放在桌上，到了夜裏，望到那清瑩透明的燈罩，以及從那里放散的薄明微黃的燈光，面前又站得是那古典風度的軍人，總使我常常幻想到那些駐有一營人馬的古廟，同到小鄉村的旅店，發生許多興味。我是曾經太與那些東西相熟，因為都市生活的纏縛，又太與那些世界離遠了的。我到了這些時候，不能不對於目下的生活，感到一點煩燥了。這是什麼生活呢？一天爬上講台去，那麼莊嚴，那麼不兒戲，也同時是那麼虛偽，站在那小四方木榻上，談這個那個，說一些廢話謊話，這本書上如此說，那本書上又如此說，說了一陣，自己彷彿受了催眠，漸漸覺得是把問題引到嚴重方面去，聽到下面什麼聲音一響，才憬然有所覺悟，再注意一下學生，原來有幾個快要在本學期終了就戴方帽兒的學士某君，已經伏在桌上打盹，這一來，頭緒完全為這現象把牠紛亂了。到了教員休息室裏，一些有教養的紳士們，一得到機會，就是一句聰明詢問，「天氣好，又有小說材料！」在他們自己，或者還非常得意，以為這是一種保持教授身分的雅諷，但是聽到這個話，望望那些扁平的臉嘴，覺得同這些吃肉睡覺打哈哈的人，不能有所爭持，只得認了輸，一句話不說，走到

外面長廊下去晒太陽。到了外面，又是一些學生，取包圍聲勢走攏來，談天氣，談這個那個，似乎我因為教了點課，就必得負了一種義務，隨時來告他們所謂作家們的遺事，似乎就說點這些空話，他們就算了解文學了。從學校回到家裏，坐到滿是稿件以及各處寄來的新書新雜誌的桌前，很努力的來把桌面勻出一個位置，放下從學校帶回的一束文章，一行一行的來過目，第一篇，五個「心靈兒爲愛所碎」，第二篇有了七個，第三篇是革命的了，有淚有血，仍然不缺少「愛」。把一堆文章看過一小部分，看看天氣有夜下來的樣子，弄堂對過王寡婦家中三個年青女人，照例到了時候把話匣子一開，意大利情歌一唱，忽然感到小小冤屈，什麼事也不能做，覺得自己究竟還是從農村培養長大的人，現在所處的世界，仍然不是自己所習慣的世界，都會生活的厭倦，生存的厭倦，願意同這世界一切好處離開，願意再去做十四吊錢的屠稅收捐員，坐到團防局，聽爲雨水匯成小潭的院中青蛙叫，用奪金標筆寫索靖出師頌同鍾麟宣示表了。但是當我對到這煤油燈，當我在煤油燈不安定的光度下，望到那安詳的和平的老兵的臉，望到那古典的家鄉風味的略顯彎曲的上身，我忘記了白日的辛苦，忘記了當前的混亂，轉成爲對於這個人的精神發生極大興味了。

「怎麼樣？是不是懂得軍歌呢？」我這樣問他，同他開一點小小玩笑。

他就說：「怎麼軍人不懂軍歌？我不懂洋歌。」

「不懂也很好，山歌懂不懂？」

「看是什麼山歌。」

「難道山歌有兩樣山歌嗎？天上起雲雲重雲，天上起雲雲起花，全是好山歌，我小時不明白。後來在游擊支隊司令楊處做小兵，太放肆了，每天吃我們所說過的那種狗肉，唱我們現在所說的這種山歌，真是小神仙。」

「我們是不好意思唱那種山歌的。一個正派軍人，這樣野算是犯罪。」

「那我是罪惡滔滔了，可是我很思念那些新從父母身邊盤養大的人，因為不知這時在這樣好天氣下，還有這種歌在一些人口中唱着沒有？」

「好的都完了！好人同好風俗，都被一個不認識的運氣帶走了。就像這個燈，我在上年同老爺到鄉下去住，就全是這樣燈。」

老兵到這些事上，有了因為清油燈的消滅，使我們常常見的鄉紳一般的感慨了。

我們這樣談着，憑了這誘人的空氣，誘人的聲音，我正迷醉到一個古舊的世界裏，非常感動，可是這老兵，總是聽到外面樓廊房東主人的鐘想了九下，即或是大聲的叱他，要他坐到椅子上，把話繼續談下去也不行。一到了時候，很關心的看了一下我的臥室，很有禮貌的行了個房中的軍人禮，用着極其動人的神氣，站在那椅子邊告了辭，就走到樓下亭子間睡去了。這是為什麼？他怕耽擱我的事情，恐我睡得太遲，所以明明白白有許多話他很歡喜談到的，他也必得留到第二天來繼續。談這些總不過九點，竟是這個老兵的軍法，一點不能通

融，所以每當到他走去後，我總覺得有一些新的寂寞安置到心上一角，做事總不大能夠安定。

因為當到我面前這個老兵以，他五十年的生活經驗，嚇人的豐富，消化到這他的腦中，同我談及一切，平常時節對於以農村因經濟影響到社會組織而寫成的短篇小說，是我永遠不缺少興味的工作，但如今想要寫一個短篇的短篇，也像是不好下筆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個人的單純優美的靈魂，平平的來安置到這紙上？望到這人的顏色，聽到這人的聲音，我感到我過去另外一時所寫到的人生的平凡。我實在懂得太少了。單是那眼睛，帶一點兒憂愁，同時又不缺少對於未來作一種極信任的樂觀，看人時總像有什麼言語要從那無睫毛的微瞞的眼眶內流出，我是缺力來為作一種說明的。望到他一句話不說，或者是我們正談到那些戰事，那些把好人家房子一把火燒掉，牽了農人母牛奏凱回營的戰事，這老兵忽然想起了什麼，不再說話了。我猜想他是要說一些話的，但言語在這老兵頭腦中好像不大夠用，一到這些事情上，他便啞口了。他只望到我！或者他也能夠明白我對於他的同意，所以到後總是很溫柔的也很嫵媚的一笑，把頭點點，就轉移了一個方向，唱了一個四句頭的山歌。他那里料得到我在這些情形下所生的動搖！我望到這老兵一個動作，就覺得看到了中國多數的愚蠢的朋友，他們是那麼愚蠢，同時又是那麼正直，那最東方的古民族和平靈魂，為時代所帶走，安置到這毫不相稱的戰亂世界裏來，那種憂鬱，那種拘束，把生活妥協到新的天地中，所做

的夢，却永遠是另一個天地的光與色，我簡直要哭了。

有時，就因為這些感覺擾亂了我，我不免生了小小的氣，似乎帶了點埋怨神氣，要他出去玩玩，不必儘在我房中，他就像一尾魚那麼悄悄的溜出去，一句話不說，看到那樣子我又有點不安，就問他，「是不是去看看戲？」恐怕他沒有錢了，就一面送了他兩塊錢，說明白這是可以拏去隨意花到大世界或者什麼舞台之類地方的。他仍然望了我一下，很不自然的做了一個笑樣子，把錢拏到手上，走下樓去了。我照例做事是多數到十二點才上床的，先是聽到這個老兵，開了門出去，大約有十點多樣子，又轉來了，我以為若不是到看戲，一定是喝了一點酒，或者照例在可以作賭博的事情上玩了一會，把錢用掉回來了，也就不去過問。誰知第二天，午飯就有了一鉢清蒸的雞放在桌上，對於這雞的來源，我不敢問，我們就相互交換了一個微笑，在這當兒我又從那褐色眼睛裏看到流動了那種說不分明的言語。我只能說「應當喝一杯，你不是很能夠喝麼？」「已經買得了的，這裏的酒是火酒，虧我找，到後找到了一家鄉親鋪子，才得那麼一點點米酒。」彷彿先是不好意思勸我喝，聽到說及酒，於是忙忽忽的走下樓去，用小杯子倒了半杯白酒，並且把那個酒瓶也拏來了。「你喝一點點，莫多吃。」本來不能喝酒不想喝酒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絕這件事了。把酒喝下，接過了杯子，自己又倒了小半杯，向口中一灌，抿抿嘴，對我笑了一會兒，一句話不說，又拏着瓶子下樓去了。第二天還是雞，因為××的雞只須要一塊錢一隻。

學校的事這老兵士像是漠不關心的。他問過我那些大學生將來做些什麼事，是不是每人都去做縣長，他又問過我學校每月應當送我多少錢，這薪水是不是像軍隊請餉一樣，一起了戰爭就受影響。但他的意思全不是對於學校的關心。他要知道學生是不是都去做縣長，只是要明白我有多少門生是將來的知事老爺。他問欠薪不欠薪，只是要明白我究竟錢夠不夠用。他最關心的是我的生活。這好人，越來越不守本分，對於我的生活，先還是事事贊同，到後來，好像找出了許多責任，不拘是我願不願意，只要有機會總就要談到了。即或不是像一些不懂事故的長輩那種偏見的批評，但對那些問題，他的笑，他的無言語的輕輕嘆息，都代表了他的言語，使我感受不安。我當然不好生他的氣，我不能把他踢下樓梯去，也不好意思罵他。他實在又并不加上多少意見，對於我的生活，他就只是反抗，就只是否認。對於我這樣年齡，還不打最安置一個太太，他比任何人皆感覺到不平。在先我只裝做不懂他的意思，儘他去自言自語，每天只同他去討論軍中生活，以及各地各不相同的風俗習慣。到後簡直有點麻煩人了，並且他那麻煩，又永遠使人感到他是誠實的麻煩，所以我只得告他我是對於這件事毫無辦法的，因為做紳士的方便我得不到，做學生的方便我也得不到，所以不能談到這些空事情。我以為同他這樣一說，自然就一切諒解，此後就再也不會受他的批評了。誰知因此一來更糟了。他彷彿把責任放在他自己身上去，從此對於與我來往的女人，皆為他所注意了。每一個來我處的女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學生，在客人談話中間，不待我的呼喚，總

忽然見到他買了一些水菓，把一個盤子裝來，非常恭敬的送上。到後就站到門外樓梯上去聽我們談話，待到我送客人下樓時，常常又見到他故意做成在梯邊找尋什麼東西神情，望到客人出去。客人走去後，總又裝成無意思的樣子，從我口中探尋這女人一切，且窺探我的意思，他並且不忘記對這客人的風度言語加以一種批評，常常引用他所知道的麻衣相法，論及什麼女人多子，什麼女人聰明賢惠，若不是看出我的厭煩，決不輕易把問題移開。他雖然這樣關心這樣事情，暗示了我什麼女人多福，什麼女人多壽，但他總還以為他用的計策非常高明。他以為這些關心是永遠不會為我明白的，他並不是不懂得他的地位。這些事在先我實在也是不會發現的，不過稍稍長久一點，我可就看出這好管閒事的人，是如何把同我來往的女人加以分析了。對於這種行為他所給我的還是憂愁，我不能恨他，又不能同他解釋，又不能同他好好商量，只有少同他談到這些事情為好。

這老兵，在那單純的正直的腦中，還不知為我設了多少法，盡了幫助我得到一個女人的多少設計的義務！他那慾望隱藏到心上，以為我完全不瞭解，其實我什麼都懂。他不單是盼望他可以有一個機會，把他那從市上買來的呢布軍服穿得整整齊齊，站到××飯店門前去為我結婚日子的迎賓主事，還非常願意穿了軍服，把我的小孩子，打扮得像一個將軍的兒子，抱到公園中去玩！他在我身上，一定還做得最誇張的夢，夢到我帶了妻兒，光榮，金錢，回到鄉下去，他騎了一匹馬最先進城，對於那些來迎接我的同鄉親戚朋友們，如何詢問他，他

又如何飛馬的走去，一直跑到家裏，稟告老太太，護一個小小縣城的人如何驚訝到這一次榮歸！他這些希望，十餘年前放到我的父親身上，失敗了，到後又放到我的哥哥身上，哥哥又失敗了，如今是只有我可以安置他這可憐希望了。他那對於我們父兄如何從衰頹家聲中爬起恢復原來壯觀的希望，在父親方面受了非常的打擊，父親是回家了，眼看到那老主人，從西北，從外蒙，帶了因與馬賊作戰的腰痛，帶了沙漠的荒涼，帶了因頻年爭鬥的衰老，回到家鄉去作他那沒沒無聞的上校軍醫正了。他又看到哥哥從東北，從那些軍隊生活中，得到奉天省人的粗豪，與黑龍江人的勇邁堅忍，從流浪中，得到了上海都市生活的艱難興味，也轉到家鄉作畫師去了。還有我的弟弟，這老兵認為同志却尙無機會見到的弟弟，從廣東得了冰冷的鐵與熱烈的革命的血兩種揉和的經驗，用起碼下級軍官的名分，打岳州，打武昌，打南昌，打龍潭，僥倖中的安全，引起了對生存的深的感喟，帶了喊呼，奔突，死亡，腐爛，一時代人類愚蠢行為各印象，也寂寞的回到家鄉，在那參軍閒散職分上過着休息的日子了。他如今只認為我這無用人，可以寄托他那最無私心最誠懇的希望。他以為我做的事比父兄們的都可以把牠更誇張的排列到故鄉人眼下，給那些人一些敬羨，一些驚訝，一些永遠不會忘却的豪華光榮。

我在這樣一個人面前，感到憂鬱也十分感到羞慚。因為那彷彿由自己腦中成立的海市，而在这海市景致中對於海市中人物的我的生活加以純然天真的信仰，我不好意思把這老兵



的夢戳破，也好像缺少那戳破這夢的權利了。

可是我將怎麼來同這老兵安安靜靜生活下去？我做的事太同我這老家人的夢離遠了。我簡直怕見他了。我只告他現在做點文章教點書，社會上對我如何好，在他那方面，又總是常常看到體面的有身分朋友同我來往，還有那更體面精緻如粉如奶作成的年青女人到我住處來，他知道我許多關於表面的生活，這些生活就堅固了他的好夢。他極力在那里忍耐，保持到他做僕人的身分，但越節制到自己，也就越容易對於我的孤單感到同情。這另一世界長大的人，雖然有了五十歲，完全不知道我們的世界是與他的世界兩樣。他沒有料得到來我處的人同我生活的距離是多遠，他沒有知道我寫一個短篇小說得費去多少精力，他沒有知道我如何與女人疏隔，與生活幸福離開。他像許多人那樣，看到了我的外表，他稱讚我，也如一般人所加的讚美一樣，以爲我聰明，以爲我待人很好，以爲我不應當太不講究生活，疏忽了一身的康健。這個人，他還同意我的氣概，以爲這只是一個從軍籍中出身才有的好氣概！凡是這些他是在另一時用口用眼睛用行動都表示了。許多時候當到這個人面前時節，我覺得無一句話可說，若是必須要做些什麼事，最相宜的，倒真是痛痛的打他一頓爲好！

那時到我處來往次數最多的，是一個穿藍衣服的女孩子，好像四季這人都是穿藍顏色，也只有藍色同這女人相稱。這是我一個最熟的人，每次來總有很多話說，一則因爲這女子是一個××份子，一則是這人常常拿了文章來我處商量，因爲這女人把我當成一個最可靠的朋

友，我也無事不與她說到。我的老管家私下在暗地裏注意了這女人許多日子，他看準了這個人一切同我相合。他一切同意。就因爲一切同意，比一個做母親的還細膩，每次當到這客人來時，他總故意逗留到我房中，意思很願意我向女人提到他。他又常常採用了那種學來的官家體裁，在我面前問女人這樣那樣。我不好對於他這種興味加以阻礙，自然同女人談到他的生活，談到他爲人的正直，以及經驗的豐富等等事情，漸漸的時間一長女人對於他自然也發生一種友誼了。可是這樣一來，當他同我兩個人在一塊時，這老兵，這行伍中風霜冰雪死亡飢餓打就的結實的心，到我婚姻問題上，完全柔軟如蠟了。他覺得我若是不打量同那藍衣女人同住，簡直就是一種罪過，他把這些意見帶着了責備樣子來同我討論過。

先是這老兵還不大好意思同女人談話，女人問到這樣那樣，像請他學故事那麼把生活經驗告給她聽時，這老兵，總還用着略略拘束的神氣，又似乎有點害羞，非常矜持的來同女人談話。到後因爲一熟習，竟同女人談到我的生活來了；他要女人勸我做一個人，勸我少做點事，勸我稍稍顧全一點穿衣吃飯的紳士風度，勸我……，雖然這些話談及時，總是當到我，却又取了一種在他以爲是最好的體裁來提及的。他說的只是我家裏父親以前怎麼樣講究排場，我弟兄又如何親愛爲鄉下人所敬視，母親又如何賢慧溫和。他是正用了一種最笨的手段，暗示到女人應當明白做這人家的媳婦是如何相宜的。提到這些，因爲那稍稍近於誇張處，這老兵慮及我的不高興，一面談及總一面對我笑，好像不許我開口。把話說完，看看女

人，彷彿看清楚了她人已經爲他一番話所動搖，把責任盡到，這人就非常滿意，同我飛了一個眼風，奏凱似的囊囊走下樓預備點心去了。

他見我寫信回到鄉下去，總問我，是不是告給了老太太有一個非常……的女人？他意思是非常「要好」非常「相稱」這一類名詞，當到發現我眉毛一縐，這老兵，就「嚇」「嚇」的低低喊着，帶着「這是笑話，也是好意，不要見怪」的要求神氣，趕忙站遠了一點，估摸到屋角去，好像怕我要當真動手擡了墨水瓶拋擲到他頭上去。

然而另外任何時節，他是不會忘記談到那藍衣女子的。

我能在這些事上有什麼辦法？我既然不能像我的弟弟那樣，處置多嘴的副兵用馬糞填口，又不能像我的父親，用費話去支使他走路。我一見了這老兵就只有苦笑，聽他談到他自己生活同談到我的希望，都完全是這個樣子。這人並不是可以請求就緘默的。就是口啞了，但那一舉一動，他總不忘記使你看他是在用一幅善良的心爲你打算一切。他不缺少一個戲子的天才，他的技巧，使我見到時只有感動。

有一天，穿藍衣的女人來到我的住處，第一次我不在家，老兵同女人說了許多話（從後來他的神氣上，我知道他在與女人談話時節，一定是用了一個對主人的恭敬而又親切的態度應答着的）因爲恐怕我不能即刻回家，就走了。我回來時老兵正同我討論到女人，女人又來了。那時因爲還沒有吃晚飯，這老兵聽說要招待這個女客了，顯然十分高興，走下樓去，到

吃飯時，菜蔬排列到桌上，却料不到的豐盛。不知從什麼地方學得了規矩，知道了女客不吃辣子，平素最歡喜用辣子的煎魚，也做成甜醋的味道排上桌子了。

把飯吃過，遣老兵不待呼喚又去把蘋果拏來，把茶杯倒滿了從酒精爐子燒好的開水，一切布置妥貼了，趙起了好一會才走出去。他到樓下喝酒去了。他覺得非常快樂。他的夢展開在他眼前，一個主人，一個主婦，在酒杯中，他一定還看到他的小主人，穿陸軍制服，像在馬路上所常見到的小洋人，走路挺直，小小的皮靴套在白嫩腳上，在他前面忙走，他就用一個軍官的姿式，很有身分很覺尊貴的在後面慢慢跟着。他因為我這個客人的來臨，把夢肆無忌憚的做下去了。可是，真可憐，來此的朋友，是告我她的愛人W君的情形，他們將在下個月過北平去，他們將在北平結婚，無意中，這結婚的字言，斷章取義的又為那尖耳朵老戰馬聽去，他自以為一切事果不出其所料，他相信這預兆，也非常相信這未來的事情，到女人走去，我正伏到桌子旁邊，為這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喜悅也感到一點應有的惆悵時節，喝了稍稍過量的酒的好人，一個紅紅的臉在我面前晃動了。

「今天你喝多了，你怎麼忽然有這樣好菜，客人說從沒有吃過這樣菜。」

本來要笑的他，聽到這個話樣子更像貓兒了。他說，「今天我快樂。」

「你應當快樂。」

他分辯，同我故意爭持，「怎麼叫做應當？我不明白！我從來沒有今天快樂！我喝了半

瓶白酒了！」

「明天又去買，多買一瓶存到身邊，你到這里別的不有，酒總是應當要讓你喝夠量。」

「這樣喝酒我從不會有過。我應當快樂！爲甚麼應當？我常常是不快樂！我想起老爺，那種運氣，快樂不來了。我想起大老爺，那種體格，也不能快樂了。我想起三老爺，我聽人說到他一點兒，一個豹子，一個金錢豹，一個有脾氣有作爲的人，我要跟到他去打仗，我要跟到他去衝鋒，捏了槍，爬過障礙物，吼一聲殺，把刺刀刺到北老胸膛裏去。我要向他請教，手榴彈七秒鐘的引線，應當如何拋去。但同他們在一處的都爛了，都埋成一堆，我聽到人家說，四期在龍潭的，下級軍官都爛了，兩個月從那裏過身，還有臭氣味，三老爺命好，他仍然能夠騎馬到黃羅寨打他的野豬，一個英雄！我不快樂，因爲想起了他不作師長。你呢，我也不快樂。你身體多壞。你爲什麼不——」

「早睡點好不好？我要做點事情，我心裏不大高興。」

「你瞞我。你把我當外人。我耳朵是老馬耳朵，聽得懂得，我知道我要吃喜酒，你這些事都不願意同我說，我明天回去了。」

「你聽到什麼？爲什麼事說我瞞你？」

「我懂我懂，我求你——你還不知道我這時的心裏像什麼樣子！」

說到這里，這老兵哭了。那麼一個中年人，一個老軍人，一個……他真像一個小孩子哭

了。但我知道這哭是爲歡喜而流淚的。他以為我快要與才走去不久的女人結婚。他知道我終久不能瞞他也不願意瞞他。他知道還有許多事我都不能缺少他。他知道這事情不拘大小要他盡力的地方很多。他有了一個女主人，從此他的夢更堅固更實在的在那單純的心中展開，歡喜得非哭不可了。他這感情是我即刻就看清了的。他同時也告我這哭的理由了，一面忙忙的又像很害羞的用那有毛的大手掌拭他的眼淚，一面就問我是什麼日子，是不是要到吳瞎子處去問問，也選擇一下，從一點俗。

一切事皆使我哭笑兩難。我不能打他罵他，他實在又不是吃醉酒了的人。他只頑固的相信我對於這事情不應當瞞他，還勸我打一個電報，把這件事即刻通知五千里外的幾個家人。他稱讚那女人，他告我白天就同女人談了一些話，很懂得這女人一定會是老太太所歡喜的媳婦。

不得不把一切事在一種極安靜的態度下爲他說明，他望到我，把口張着，聽到我的解釋，信任了我的話，到後看到他那顏色慘沮的樣子，我不得不諛了他一下，又告他我另外有了一個女人，像貌性情都同這穿藍衣的女人差不多。可是這老兵，只願意相信我前面那一段說明，對於後一段明白是我的謊話，我把話談到末了，他毫不做聲，那黃黃的小眼睛裏，釀了滿滿的一泡眼淚，他又哭了。本來是非常強健的身體，到這時顯出萬分衰弱的神情了。

樓廊下的鐘已經響了十點。

「睡去，明天我們再談好不好？」

聽到我的請求，這老兵，忽然又像覺悟了自己的冒失，裝成笑樣子，自責似的說自己喝多點酒就像癩子，且暗咒以後一定要戒酒，又問我明天歡喜吃鮑魚沒有，我不做聲，他懂得我心裏難過處，他望到桌上那一個建標盤子裏面的蘋菓皮，拏了盤子，又取了魚的溜勢，溜了出去，悄悄的把門拉攏，一步一步走下樓梯去了。聽到那衰弱的腳，踏着樓梯的聲音，我覺得非常悲哀。這老年人給我的一切印象，都使我對於人生多一個反省的機會，且使我感覺到人類的關係，在某一姿態下，所謂人情的美的認識，全是酸辛，全是難於措置的糾葛。這人走後聽到響過十二點鐘我還沒有睡覺，正思索到這些瑣碎人情上，失去了心上的平衡，忽然聽到樓梯有一種極輕的聲音，走到了門口，我猜得着這必定是他又來擾亂我了，他一定是因為我的不睡覺，所以來督促我上床了，就趕忙把桌前的燈扭小，就聽到一個低低的嘆息起自門外。我不好意思拒絕這老兵好意了，我說，「你睡吧，我事情已經做完，就要睡了。」外面沒有聲音，待一會兒我去開門他已經早下去了。

經過這一次喜劇的排場，老兵性格變更了。他當真不再買酒吃了，問他爲甚麼原故，就只說市上全是撻火酒的假酒。他不再同我談女人，女客來到我處，好像也不大有興味加以注意了。他對我的工作，把往日的樂觀成分抽去，從我的工作上看我的苦悶，我不做聲時，他不大敢同我說及生活上的希望了，他把自己的夢，安置到一個新的方向上來，却彷彿更大

方更誇誕了一點，做出很高興的樣子，但心上那希望，似乎越縮越小得可憐了。他不再責備我儲蓄點錢預備留給一個家庭支配，也不對於我的衣服缺少整潔加以非難了。

我們互相瞭解得多一點，我仍然是那麼保持到一種同世界絕緣的寂寞生活，並不因為氣候時間有所不同，在老兵那一方面，由於從我這里，他得到了一些本來不必得到的認識，那些破滅的夢，永遠無法再用一個理由把牠重新拚合成爲全圓，老兵的寂寞，比我更可憐了。關於光明生活的估計，從前完全由他提出，我雖加以否認也毫無辦法挫折他的勇氣，但後來，反而需要我來爲他說明那些夢的根據，如何可以做到如何可以滿意，幫助他把夢繼續來維持了。

但是那藍衣女人，預備過北平結婚去了，到我住處來辭行，老兵聽到女人又要到此吃飯，却只在平常飯菜上加了一樣素菜，而且把菜拿來時節那種樣子，真是使人不歡的樣子。這情形只有我明白。不知爲什麼，我那時反而不缺少一點愉快，因爲我看到這老兵，在他名分上哀樂的認真。一些情感上的固執，決對不放鬆，本來應當可憐他，也應當可憐自己，因爲本來就沒有對那女人作另外打算的我，因老兵胡塗的夢，幾幾乎把我也引到煩惱裏去，如今看到這難堪的臉嘴，我好像報了小小的仇，忘記自己應當同情他了。

從此藍衣女人在我的書房絕了踪跡，而且更壞的是兩個年青男女，到天津皆被捕了。我沒有把這件事告過老兵，那老兵也從不會問到過。我明白他，不但有點恨那女人，而且也似



乎有點恨我的。

本來是答應同我在七月暑假時節，一塊兒轉回鄉下去，因為我已經有八年不曾看過我那地方的天空，踹過我那地方的土泥，他也有了六年沒有回去了，可是到僅僅只有十八天要放假的六月初，聽到在××方面起了戰事，他要我送他點路費，說想到南京去玩玩，因為我看到他脾氣越來越沉靜，又不能使他快樂一點，並且每天到灶間去做菜做飯，又間或因爲房東娘姨歡喜隨手拖取東西，常常同那娘姨吵鬧，我想就儘他到南京去玩幾天也好。可是這人去就不回來了。我不願意把他的故事結束到那戰爭裏去。他并不死，如許多人一樣，還是活着，還是做他的司務長，駐紮到一個廟裏，大清早就同連上的火夫上市鎮去買菜，到相熟的米舖去談談天，到河邊去看看船，一到了夜裏，就坐到一個子彈箱上，靠一盞滿堂紅燈照着，同排長什長算日裏的火食賬，用草紙記下那數目，爲一些小小數目上的錯誤賭各樣的咒，睡到硬板子的高脚床上去，用水絮包裹了全身，做夢就夢到同點驗委員喝酒，或下鄉去捉匪，過鄉紳家吃蒸鵝。這人應當永遠這樣活到世界上，這人至少還應當到中國活二十年。所以他再不同我來信問候我，我總以爲他仍然還是在這個世界上。

這就是我桌上有這樣一盞燈的理由了。這燈我仍然常常用牠。當我寫到我所熟習的那個世界上一切時，當我願意沉溺到那生活裏面去時節，把電燈扭熄，燃好這個燈，我的房子裏一切便失去了原有的調子，我在燈光下總彷彿見到那老兵的紅臉，還有那一身軍服，一個古

典的人，十八世紀的老管家——更使我不會忘記的，是從他那小小眼睛裏滾出的一切無聲音的言語。

故事是說完了，穿青衣衣服的女人，低低的嘆了一聲氣，走到那桌子邊旁去，用纖柔的手去摩挲那燈。女人稍稍吃驚了，怎麼兩年來還有油？但×是說過了的，因為在晚上，把燈燃好，就可在燈光下看到那個老行伍中人的聲音顏色。女人好奇似的說到晚上要來試試看，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那司務長，因為女人對於主人所說的那老兵是完全中意了。

到了晚上，×的房間裏，那舊洋燈放了薄薄光明，火頭微微的動搖低低的發着滋滋聲音，用慣了五十枝燭光的人在這燈光下是感到一切情調皆非常闊默模糊的。主人×同穿青衣女人把身體攔在兩個小小圈椅裏，主人又說到了那燈，且告女人，什麼地方是那老兵所站的地方，老兵說話時是如何神氣，這燈罩子在老兵手下是擦得如何透明清澈，桌上那時是如何混亂，……末了，他指點那藍衣女人的坐處恰恰正是這時她的坐處。

聽到這個話的穿青衣女人，笑了，又復仍然輕輕的嘆着。過了一會。忽然慌忙似的說，「這人一定是死了！」

男子××說，「是的，這人是死了，在穿藍衣人心中這人也死了的，但他活在你的心上，他一定還那麼可愛的活在你心上，我是非常相信的。」

「很可惜我見不到這樣人。」

「他也應當很可惜不見你。」

「我願意認識他，願意同他談話，願意……」

「那有什麼用處！不是因為見到反而將給許多人的麻煩麼？」

女人覺得有些事情應當紅臉了。

於是兩人在燈光中沉默了。

另外一個晚上，那穿青衣的女人忽然換了藍的衣服來了，×懂得這是為湊成那故事而來的，非常歡喜。兩人皆像這件事是全為得使老兵快樂而做的，沒有言語，年青人在一種小小惶恐情形中抱着接了吻。到後女人才覺得房中太明亮了，問那個燈，今晚為什麼不放在桌上，×笑了。

「是嫌電燈光線太強麼？」

「是要司務長看另外一個穿藍衣服的人在你房裏的情形。」

聽到這個俏皮的言語，×想下樓去取燈，女人問他：

「放在樓下麼？」

「是在樓下的。」

「爲甚麼又放到樓下去？」

「那是因爲燈泡壞了不好做事，借他們樓下娘姨的，我再去掣來就是了。」  
「是娘姨的燈！」

「不，我說過是老兵買的燈！」男子×加以分辯，還說，「你是知道這算是老兵買的！」  
「但那是你說的謊話！」

「可是穿藍衣的人如今不是有一個了麼？」

女人承認，「是有一個，但他將來也一定不讓老兵快樂。」

「我贊成你這個話，倘若真有這個老兵，實在不應當好了他。」

「真是一個壞人，原來說的全是空話！」

「可是有一個很關心他的聽差，而且僅僅止把聽差的樣子告給別人，就使人對於那主人感到興味，十分同情，這壞人……！」

女人忍着笑了。他們於是約定下個禮拜到蘇州去，到南京去，男子×還答應了女人，就便探聽那個老司務長的下落。

五月廿四於吳淞

# 五月

陳夢家

五月，季候正是初夏，白的黃的月季花開了。天氣却是變化無常，還不時要擔心到受寒，有時候的太陽又會累到人出汗。三個月來江南一帶隔著三兩天就是下雨，街上的灰塵一忽乾了一忽又泥濘了。在晚上，氣候轉到陰涼，像早上也一樣感到薄寒。我住在一個偌大的城市裏——一個都會，近傍一塊九十九里周圍的營地，在平時，晚上輪在三層樓的牀上，從窗口看出藍天裏的星子。抽一枝煙，在冥想一些空幻的事。可是這兩天，窗外是漆黑得分不清天和地的疆界，那一陣陣求偶的蛙聲，容易使一個年青人感傷。時間就常常被荒廢了，沒有一點興頭寫一首詩。

在這種下雨的晚上，我祇覺到不安。一個人落寂地坐在一間小房子裏，對着這燈光說不出一句話。我似乎在等待，等待時間的過去，而時間又彷彿在等候我的進行。心總是漠然地，一個晚上在昏昏迷迷裏度過了。這時間，把一切興趣都趕走了。等到可以睡覺的辰光，讓那不止的惡夢來宰割殘餘的靈魂。

日子是這樣不小心地被糟蹋了，我反而常常煩惱。想到自己墮落在不可自救的火焰中，總望掉下一行眼淚來贖罪。心是變硬的，無論是清夜，細雨或是夜鳥多麼淒涼，我是長久不

哭了。性情在年歲上變成異於往日的古怪，我常常拒絕一切交遊，而孤獨地活着。我曉得一些朋友在氣我，像我在恨他們。這應當原諒的，我是對於一切都駭怕了。整天用兩條腿在各處走，神情是飄然的，而且有了風采似的。就這般從太陽出山一直到天黑，做了一個極清閑的人。自己是一天比一天懶，恨不得有一時不知覺地睡倒了，永遠不起來。

但是從惡夢中我被仇人殺了又醒來，依然聽雨落在窗子上，身體輕浮得像魂靈飛掉一樣。每每是如此妄想：安靜的睡了，等第二天的清早自己的魂魄尋不到軀殼才好。偏偏第二天還要聽見第一聲的鷄叫，看見太陽又照進來。我還有什麼好說？對着青天，我祇有歎氣。

於是我走起來，充實我的胃。用我的右手梳齊我的頭髮，把那風塵和風采一齊裝飾在我可貴的美髮上——這曾經被女人所稱讚過的。一件四季的藍布衫再穿上，我出門了。自然我不敢再望一望睡在對牀那可憐的年青人，蒼灰的臉一天比一天難看，他在小小的搖籃裏蠕動地幹的那一套什麼把戲。我已經看慣，使我不敢再看了，他那一雙失神的白眼乞憐似地向我望。但是我給他什麼呢？我告訴過他叫不要再睬我，我是一隻殘酷的野獸，感情把我燒焦了心。他喜歡誇張，喜歡談歐羅巴和中國的大事，喜歡談治理人和做人的方向，喜歡從嘴角灑出泡沫來，喜歡用蒼白的手打響桌子。這可憐的人！可是我完全和他兩樣，我是殭死的，愛一點永遠的空虛和靜默。我自己知道，我是朝着死的幻象中走去。這可憐的人，連一點憐惜的心我都將沒有了。我厭惡，他那心裏對着我的感情燒着貪婪的火！

我一個人出門了，我經過一條池塘，水是盈滿的鋪滿了不露縫的青萍，小小的剛脫了尾巴的小青蛙黑黑的米小的兩條腿在池塘邊跳，這是那永夜鳴噪的青蛙結成的子孫。在我的鞋子下無聲息地死了，在我回頭一望的時候，那前面的又活活潑潑地跳進我笨重的鞋子下，死了。小路上，怪難看的蚯蚓在濕的泥上爬，使我的胃翻動，我祇好不看了。然而這是每個早上所遇見的小動物。

我走過一條橋，這是一個整齊的花園，露水亮亮的掛在冬青樹上。那飛鳥我不認識他們的名字，在天空中飛又叫着。白的大繡球開着滿樹，從遠處我隱約看見一點紅圍巾的顏色。這該是一個多好的早晨，紫藤花和木薔薇都開着，而這應當不是一個人散步的地方。

現在我是一個人了，我記得清楚在去年的五月，這五月的園子裏，我是曾經觸破我的手摘過一朵花給一個人的，她是走了。看到花比去年長得更好，露水又新鮮的，雖然有點子淒涼，但不曾落淚。想到隔幾天這一陣風下大點子的雨我會快樂起來，地上一定掉滿玫瑰的瓣子，而憔悴了。想到時光會使人老，使人死，真真使我暢快。一個年青人所驕傲的是他的年紀。但年紀總是不久長的，這一點不錯。

看看白繡球花躲着的一條紅圍巾，我好笑起來。這樣好的五月的早晨，香的花，新鮮的露珠，鳥的聲音。

中上有一種困人的空氣，這才最好有一次瞌睡。我一點也不推却，等抽完了一枝煙，慢

慢地讓我的眼睛閉攏來，於是我給好玩的夢穿過我。一些時候的不知不覺使我忘了我的世界，這樣我真清快的在別一個天地裏走了一圈。太陽也是不久長的，那個人的細雨摔碎我的夢，我醒來已是近黃昏了。

我摸索我的生命，祇在自己的記憶中忘掉了。我的胃再啓示我應當做的事，憑了我的身分我去賒了一餐飯。幸好天又晴了，太陽這回從西邊出山，紅紅的，却是溫柔。有一點風在吹，我走過那爽快的光線裏爬上一條古老的城牆。城牆的石縫裏長出好大的樹枝，也有幾朵野花；這顏色寫着過往的歷史，關於英雄或是美人的故事。我徘徊在古城上。城外湖水裏蘆管上飛着野鳥，還有那雲彩在我們的頭上走過。夕陽不久留了，他沉落在地平線的下面，暮煙驀地從地面升起了！

於是我恍惚看見夜的翅膀在天空中飛，恐怖的話標在黑天上，城牆的缺口處伸出引誘的手，蘆管吹着超脫的歌。然而在明亮的燈火之下，千萬隻的眼睛招呼我，像要流淚一般的可憐我，我從黑暗中討回我的生命，我回來了。

山坡下睡着許多過去的人，他們的氣息逼近我，譏笑我。呵！呵！同那風一齊放聲大哭。他們一陣說：回來啊！回來啊！我有一點生氣，我不回答。孩子們，耐心等待吧！

我完全虛空的回來，却是異常清快。坐在我的椅子上，吐一圈圈的煙。忽然我想起那愚蠢的小女人，她一定在燈光下埋怨我了，她的心裏刻着我薄情的符號。實在的，一切淺薄的



笑和肉的閃動使我厭倦了，我連一點興趣也沒有來玩弄女人的青春。讓她去尋更好的對手，在相互的欺騙中完成那一幕喜劇。我的職務在監守我的祕密，等到那可以買賣的心拆開她花綠綠的包紙和商標時，我必得分手。說一聲再會！

因此我離絕了這小女人，她不會嚴守她小靈魂的祕密，全盤的用各種醜陋的手術想掩飾那淺薄的心，我早看清了。讓她去傷心，不問她祖咒我成什麼樣子。她用一個平常的商人的目光來和一個心的富有者論價，那一定要失敗的。這些在靈魂上患貧窮病的人，不在她們的眼淚上估量價值。

我已經疲倦，把我的手寫酸了。不要常常傷害自己，所以我必得再去做夢。在白天，容我一個自由的在幻想裏徘徊。在晚上我聽憑上天給我許多更離奇的境過。這是兩個世界，我就跨在這兩個有趣的世界生活上。

但也許我真會傷害我自己，說不定我很快地走進第三個國度裏去。一位朋友對我說：夢是一隻消耗精神的老鼠。然則我真貪愛兩個世界——甚至那尚未來臨的第三個世界。也許這是一座橋，渡到那第三個世界。

於是我愉快地停止我的筆，逍遙在我的幻夢裏。

十九年五月十七日雨，夜，南京小營北。

# 最新重版書

(三版)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三版)	寸草心……………	陳學昭女士著 實價六角半
(二版)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實價六角半
(二版)	小雨點(小說)……………	陳衡哲著 實價五角
(二版)	志摩的詩……………	徐志摩著 實價五角半
(二版)	國民外交常識……………	陳耀東著 實價六角半
(四版)	罵人的藝術……………	秋郎著 實價三角半
(二版)	人權論集……………	胡適等著 實價四角
(二版)	好管閒事的人(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六角半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月書店發行



季  
候

徐志摩

(一)

他倆初起的日子，  
像春風吹着春花。  
花對風說「我要」，  
風不回答：他給！

(二)

但春花早變了泥，  
春風也不知去向。  
她怨，說天時太冷；  
「不久就凍冰」，他說。

黃  
鸝

徐志摩

一掠顏色飛上了樹。  
「看，一隻黃鸝！」有人說。

翹着尾尖，它不作聲，  
艷異照亮了濃密——

詩

一

像是春光，火簇，像是熱情。  
等候它唱，我們靜著望，  
怕驚了它。但它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雲；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簇，像是熱情。

## 朝 山

饒孟侃

久慕着名山的神奇，  
我隨香客們去朝拜：  
把香盒高高的捧起，  
一步一步踏着山塔。

因此我重鼓着虔誠，  
又越過了幾座巉巖。  
這時忽地一陣鐘聲，  
從天外斷續的飛來。

山風吹得我發顫抖，  
但不歪的是那爐煙；  
看大家正魚貫着走，  
也向上靜靜的蜿蜒。

我抬頭望清了峯頂，  
知道離古刹已不遠；  
隨大家從山門走進，  
我也許過我的心願。

但我却沒得着神奇，  
算在神前空拈了香；

一個個歸來都歡喜，  
祇我有無限的悵惘。

## 露水的早晨

陳夢家

我悄悄地繞過那條小路，  
不敢碰落一顆光亮的露；  
那是一陣溫柔的風吹過，  
不是我，不是我！

我不該獨自在這裏徘徊，  
花藤上昨夜是誰紮了綵；  
這該是爲別人安排。

我暗暗地藏起那串心跳，  
不敢放出一隻希望的鳥；  
那是一陣溫柔的風吹過，  
不是我，不是我！

我穿過冬青樹輕輕離開，  
讓楊柳絲把我身子遮蓋；  
這該是爲別人安排。

十九年四月之末，某處。

## 答志摩先生

陳夢家

告訴你，我祇存一個思想：

我輪迴的看黑暗和光亮；

祇要我的喉嚨還不會塞住泥，

還能在嗓子裏發出聲響，

我要不止的誦唱，誦唱的

不儘是溫柔，不儘是悽涼。

告訴你，我祇存一個思想：

我輪迴的看月亮和太陽；

祇要我的耳朵還不會塞住泥，

還能在耳膜裏聽出聲響，

我要不止的諦聽，諦聽着

在我心裏的，外面的波瀾。

十九年四月之末，南京。

## 寄萬里洞的親人

陳夢家

那一天吳淞江的潮水帶了你走，

在悽涼的海風裏隱沒了你的手；

大海的傷悲要撞碎了我的胸口，

我的心，我的淚，一齊跟了海水流。

你的影子漂落在熱風的碧里墩

白日 and 黑夜飛迸着狂亂的濤聲；

望不見雲海的深處渺茫的遠東，

你徘徊在荒漠的孤島，海與碧空！

碧空和海不能告訴你祖國的話，  
東印度的小島上認不識一朵花；

你記得罷！每夜望一望東方的星，  
千萬里外星子下也有一雙眼睛！

十九年三月黃花節，大石橋。

### 新月月刊 第二卷 第十一期 目錄

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	潘光旦
冤枉花的錢……	中暇採譯
一夜之夢……	陳夢家
密司偏士(獨幕劇)……	態正瑾譯
除夕(小說)……	高植
詩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死水……	劉宇
假如我要來……	劉宇
想到……	劉宇
重奏……	胡不歸

禮品……	胡不歸
在萬國公墓……	沈祖棻
擺脫……	沈祖棻
現代英國桂冠詩人——白理基士……	費鑑照
被打靶的人(小說)……	茅以思
朝會(小說)……	受天
零星	
魯迅與牛……	梁寶秋
「普羅文學」一斑……	梁寶秋
想思自由……	梁寶秋
是非與批評……	劉公任

新月月刊 第二卷 第九期 要目

孫中山先生論自由……………梁實秋

莊子……………聞一多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秋聲

械鬥(詩)……………劉宇

法國支那學小史……………幼椿譯

詩(九首)……………志摩等

詩人吳均……………朱東潤

勃萊克(中)……………邢鵬舉

零星(三則)……………實秋

新月月刊 第二卷 第十期 目錄

我們走那條路?……………胡適

波特萊的散文詩……………徐志摩

桐子落(獨幕劇)……………陳楚淮

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邱竹師

小品文兩篇……………何家槐

一，桂花盛開的那個晚上

二，「假使你也是女人——」

春的生(詩)……………徐志摩

奇人及其朋友……………查士元

莎士比亞的觀衆……………梁實秋

勃萊克(下)……………邢鵬舉

書報春秋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梁實秋

英國文學史……………梁實秋

政治制度淺說……………劉英士



# 夢醒的時候

何家槐

——紀念胡維通伯父——

是沉寂的夏夜。如水的月光，瀉上一座古色斑斕的舊屋。

這是一座不愉快的房子。幽寂，沈悶，長春藤封固了四壁。幾個洞開着的窗戶，彷彿都是張牙露嘴的深淵。松柏的黑影，在窗前鬼魅似的搖曳。

屋後就是廣漠荒涼的田野，在夜影中噴出大麻和稻艸的香氣。附近有個蒼鬱的森林，從它深處流出一泓迂迴的溪水。

在最近溪流的一個小圓窗裏，有隱約的燈光射出。靠窗的一隻舊板牀上，臥着一個面色蒼白的老人。他靜靜的閉着眼睛。胸脯輕輕的鼓動，像在無聲的呼吸。艱難而遲緩，喉管裏不住的喘着痰沫。稀疏的鬚子，垂在口的半邊。有時他也翻動着白眼，眼淚迂緩地滴下雙頰。在那含淚的苦笑中，顯出苦悶，悲哀，而且表示已經完全絕望的神情。

牀上沒有蚊帳，也沒有蚊香。全室充滿着撲鼻的臭氣，他的下身完全沐浴在黏滯的血膿中。一堆黑色的蒼蠅，在血膿上盤旋，不時發出嘆息般的鳴聲。全個房間，蒸熱得像個正在燃着松枝的壁爐。

這位垂危的病人，是個又和平又善良的老翁。他的心腸很好，可是他一生下地來就有一種孤僻的性情。他不喜歡多說話，以為多說話的人都是不可理喻的痞子。滔滔不絕的說話，他以為只是虛偽，奸詐，欺騙和掩飾的表白。他整天的閒散着，不看書，也不做事。他最愛好的，就是靜靜地站在窗前，看乳濁色的白雲在窗外軟軟的滑過。在那悠忽的浮雲上面，他彷彿看透了全世界，全人類，全宇宙。他覺得什麼都是暫存，一切都是偶然。眩人的美麗，不久就會變成嘔人的醜惡；驚人的奇異，不久也會變成厭人的平凡。他覺得人生只是一個夢，一個謎。簡單，虛幻，陰黯而且可厭！

他整天的幽閉着自己，就如柴霍甫所寫的套中人皮理國。他禁止兒媳們養雞，養鴨，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動物。他喜歡蒙住被頭默想，就是想到極平常的事情也會縱聲的狂笑。聽到自己古怪的笑聲，也會覺得異常的厭惡。他一生很少知心的朋友，尤其是晚年，差不多同世人完全斷絕了交緣。有時他也感到窮年累月幽閉在小房裏的苦悶，渴念同自己隔得並不怎樣遙遠的另一個活的，生動的世界。但是他一轉念到那些偽善的嘮叨，勉強的微笑，強為敷衍的神情，他又不覺打了一個寒噤。

隣人遠遠的避開了他，在背地裏把他當作一個談笑的話柄。就是他自己的兒媳，也因為忍耐不住他的孤僻，忍耐不住家庭裏沈悶的空氣，把他恨得澈骨。覺得他不早死，是他們最

大的不幸。

這種孤僻的脾氣，在他被強迫着結婚的時候，曾經稍稍的改了一點。在那個時期中，他曾過了一些比較生動的生活。但是不久，他又突然的愛上了孤獨。他覺得空虛，落寞，彷彿驟然失去了一件真實。厭棄妻，厭棄還在母親懷抱裏的兒子，甚至也極端的厭棄自己。所以妻死了，他也並不覺得怎樣傷心。少了一個時常要在自己身邊糾纏不休的婦人，反而使他感到釋了重負似的愉快。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性情怎麼竟會變成這樣的冷淡。他只覺得對於無論什麼都存敵意。一種空泛的憎惡，終天陰影似的橫梗在他的心頭。

他整天的耽溺在幻想中，醜惡的現實使他寒心。

他就是這樣孤立無助的一個人，他了解什麼是幸福。他雖然不時的夢見燦爛的陽光，可是他醒來所見的却只是一片灰色寒冷的天。他一起起「人」，想起人們所豔羨的「幸福」，就覺得異常的懊惱。

他雖然這樣的惱恨幸福，不相信人們真的會得到幸福。但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却有一個很愉快的時期。在那個時候，他的春機正如花艸一樣的勃發，他的血管裏流動着青春的熱血。他那未老先枯的靈魂，重新蘇醒了過來。極強烈地，他需要一種同過去完全相反的生活，——一種美好，適意，熱情的生活。雖然他的性情非常孤僻，可是這種極強烈的衝動竟把它克服了。他不顧一切地，熱情地愛着一個鄰家的少女。她的名字叫芳春，同他自幼就

很習熟。不過發現出她的美貌，而且狂熱地愛上了她，却還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

他愛她的熱烈，真已到了白熱的程度。一個最孤獨的人，但同時却又是富於熱情的。他也是這樣，他是狂熱得幾乎瘋了。

夕陽晚晚的晚上，是他們最歡樂的時候。他們總是互相摟抱着，在碧綠的艸地上皮球似的打滾。艸地沿溪伸展出去，像個頗長的土股。在它上面，滿是新割的香氣逼人的草堆。碧色的嫩艸，襯着在它旁邊流瀉着金波的溪水。晚風吹過荒寂的田野，吹動了溪岸上的竹林。在竹林深處，每當朦朧的夜色掩上這溪柔波的黃昏，我們就可以聽到戲謔的，唧唧噥噥的，情人們狎暱的聲音。因為艸地是這樣的可愛，所以他們的興趣就分外的濃厚。

她是活潑而又驕傲。生氣的時候，總是在他頭上銷氣的。他不但不覺得氣惱，反而覺得異常的痛快。他愛她的嫩掌，她的嬌喘，她的怒叱。他覺得在她含怒的時候，纔是最美麗最動人的一瞬。那雙發光的眼睛，他比作一座熱情的熔爐。一陣暴雨似的嫩掌落在他的雙頰時，他只覺得似癢非癢地，快樂得不知應該如何表示由衷的感謝。有時他竟忘形地流下淚來，摟着她的軟腰，挾着她的膀子，瘋狂地亂跳亂舞。一面跳，一面斷斷續續的唱道：

「美人的心，甜密而且溫馴。」

他摟得愈緊，她也就更溫馴地躺在他的懷裏。一雙燦爛的眼兒，溫柔地望着他的前額。修長的美髮，在黃金色的夕陽中隨風飄拂。

「你真的愛我嗎？」他好像不放心似的，畏怯的問。

「……」她只刁黠的望着他，故意不答。

「我說，我心愛的！你實在有點愛我嗎。」他重覆着問，焦急得搖着她的膀子。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她嬌喘着，裝出發怒的樣子：「愛與不愛，你自己應該知道！」

他溫和地，不勝憐愛似的撫摩着她的長髮。他恨自己太蠢，不善在女人的面前表示出在內心燃燒着的熱情。他覺得自己的性情，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歡心。因此他說，他笑，極力想表示出他也同其他青年一樣的熱情於生活，熱情於戀愛。在這時候，他纔覺得生命是幸福的，青春是可感謝的。他似乎看到一線愉快的，熱情的，生命的微光，在發光的草地上，在深邃悠遠的空中，到處的閃耀。

於是他又熱情的唱着：

「美人的心，軟弱而且多情。」

但是天下的事，都是暫時的，短促的，一切都是偶爾的曇花一現。愛的歡悅，在生命的波濤中只是一朵渺小的浪花。他們歡樂的過了幾個月，他們的結局就來了。

就是那年六月的初頭，他一連好幾天不見芳春。他疑心她是病了，或者不幸遭了什麼變故。一到晚上，他就照例的跑到坪地上去，但是一直坐到天黑，也還不見她的蹤跡。夕陽還

是同樣的美麗，艸地還是同樣的發光，可是他總覺得缺少了一樣東西，空虛而又孤寂。他曾幾次跑到芳春家裏，可是那扇黑漆臺門，總是整天的閉着不開。他憤恨地看着那座巍巍欲顛的石牆，踱來踱去的徘徊了好久，終於只得悵然的離開。

「請問，隔壁的芳春姑娘搬到那裏去了？」有天早晨，他終於忍耐不住了，悵悵地問他母親。

「搬到古鶴鎮去了。」母親淡然的回答，好像毫不留意兒子的憂憤，仍在繼續地做着針線。

母親不以為意的態度很使他生氣。他怨恨母親，咀咒母親，好像她是迫走芳春的罪魁。他很傷心的流下了眼淚，覺得就是天下最慈愛的母親也不能了解他的苦悶。他覺得女人的外貌雖是很美，可是她們的心却是任性而又殘忍。不然，為什麼芳春走的時候不來向他告別呢？

「美人的心，任性而又殘忍。」

一到夕陽碗碗的晚上，他還是照例的跑到艸地上去，悵望着飄過頭上的浮雲，吐露出哀豔頹感的歌聲。

從此，歡笑又在他的臉上消失了。陰鬱的幻影壓扁了他的靈魂，凝住了他的熱情。他覺得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再也不會有了。他痛恨女人的心竟是這樣的虛偽，拋棄了一個男子

竟像拋棄了一塊爛牛肉。他了解天下的事情，都是因為互相欺騙，互相蒙蔽，纔有種種的花樣。人生本是一個把戲，人們如果不帶着假面是做不出好戲來的。他想到了這層，就會含着眼淚，很古怪的笑着。

從此，他就開始厭棄着自己，厭棄着母親，厭棄着弟妹，厭棄着一切偽善的人們。

現在他正害着可怕的痢疾，整天在黏滯的血膿中輾轉。他安靜地躺着，不呼喚，也不呻吟。他知道就是呼喚也不會有人答應，就是呻吟也不會有人憐恤。人們都希望他早死，尤其是他自己的兒媳。好像他一死了，家裏就會少了一個暴君，世上就會少了一個累贅。他昏迷地裹着一條被單，口乾得要命。滿房的臭氣，滿房的蠅聲。蒸熱的夜氣裏，彷彿亂舞着死神的幻影。他幻想着死是一個陰沉的，鬱悶的，大而無底的深淵。人們一落下這個深淵，便是什麼都完了。

他覺得死是神祕，晦暗，不可捉摸的空洞，不可測計的無限。他覺得死是平安的，幸福的，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怕。他覺得在死的淨土上，纔有永恆的，不變的世界。沒有憂患，沒有紛擾，也沒有痛苦，有的只是綿綿無極的死的展開，生的消滅。

「我已睡了一世，

但是我還想睡。」

現在正是永眠的時候了。」

他舉起枯手，在牀板上面很命的敲着。聽到咯吱咯吱的板響，好像同「生」肉搏得疲倦了，最後逃回死的安樂窩裏一樣的快樂。他喘着氣，不自然的笑着。他彷彿看見自己真的已經死了，被葬在一條小溪的旁邊。但是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陰沈却無雨意的天，上面馳騁着成羣的白雲。於是他像孩子似的哭了，因為他感到失望，覺得連死也是虛幻。

他是多麼熱情的憧憬着死，期待着死！

但是人的心，畢竟是不可解的啞謎。思想，感情，畢竟都同天上的霞，海裏的波，虛幻，縹渺，變化得不可捉摸。就同這位病人，他一面感覺到死是愉快，生是可厭；可是在他生活世上的最後幾天，却又劇烈地渴望着生。他回想到寂寞的兒時，暫短的青春，以及夭折了的愛妻，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淚。一到夕陽晚曉的晚上，他就朦朧地記起芳春。他追悔着，不曾把那個暫短的青春拉住。他彷彿看見一個土股似的艸地，溪水在它的旁邊閃耀着萬頃晶波。夏的黃昏，睡眼朦朧地，虛掩着荒寂的田野。從竹林深處，不時傳來動人情思的低語。鮮豔，燦麗，一切都是顯得異常的神祕。這時他們並肩坐在艸堆上面，互相擁抱着，誰也不願說話。不過有時他們也偶爾談到結婚，談到新家庭的布置，談到小孩子，甚至談到小孩子的養育費。於是，他們就互相的靠在一起，唇與唇接，頸與頸摩，就在這樣忘我的境界裏，他們隱約地看到了微妙的生活。於是他又彷彿看到了她的捲髮，她的朱脣；那雙浪漫的眼睛



望着蔚藍的蒼穹，同一個已經出嫁過的婦人似的低頭沈思。……

他想到過去的一切，燃燒着想活的念頭。他覺得自己孤獨了一生，彷彿只是做完了一場噩夢。他真覺得驚異，一個有生命的動物，怎麼能夠那樣沉悶的，陰黯的生活下去。他咀咒着虛偽的人們，但他却更深刻的厭惡着自己，厭惡着自己過來的死一樣的生活。他覺得自己差不多沒有活過的一樣，就是這樣平凡的死去無論如何是不甘心的。他想像死時候的情形，一個能說能笑的人會突然的變成無靈知的屍身。他顫抖着，癱瘓着，一雙消瘦的枯手，在空中不住的亂舞，像在抗拒着就要臨頭的運命。他彷彿看見死神的銀戟，又好像聽見了一種異樣的翅膀聲。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結，以後不能再見任何事物，再聽任何聲音了。彷彿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美麗的夜，第一次聽見這樣動聽的蛙聲。他一閉上眼睛，就會看見一具油漆過的黑棺，赫然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伸出手去捫摸，却只觸着冰冷的牆壁。他掙扎着，呼喊著，無論怎樣總是擺脫不開黑棺的幻像。他的全身都出着冷汗，頭是脹得昏昏的，疼痛得差不多麻痺了。他知道自己的運命已經很短，很促；知道人類無論怎樣逃避不了最後的結局，最後的審判。在未死以前，他很想有機會再看一看那個美麗的艸地，那條在夕陽下閃耀着金波的小溪。於是他用雙手攀住床架，想豎起身來。但是剛好坐直，他又像一段朽木似的，依舊頹然地倒在枕上了。

「我還想活，我還想活！我爲什麼要死？人是不能再死第二次的啊！……」

他哭泣着，雙手雷似的擊着牀板。他的眼睛睜得很大，面孔脹紅得像隻煮熟的螃蟹。他的精神似乎異常興奮，蒼白的眉目間似乎有道帶光的陰影，——這是人類最後的返照。

.....

這樣的掙扎了幾天，老人的靈魂終於在黏滯的血膿中超昇了。

那是一個晴快的早晨，雨後的陽光分外溫柔地，輕輕地撫摩着萬彙。碧空和大地之間，籠罩着一層金色的，半透明的薄紗。晨風在窗櫺上周旋，大聲的打着哈哈。田稻噴吐着從未有過的香氣，溪面上似乎浮動着一層新的生命，新的波動。

就在這樣美好的，歡快的晨光中，我們這位孤獨了一生的老人，終竟在最後的掙扎中永遠隔絕了人世。在他快要斷氣的時候，他的兒媳們正在隔壁無聲地用飯。

他們忽然聽到一陣微弱的哀求，一陣疾喘的聲音。愈來愈軟弱，最後却是一聲陰沈的嘆息。那種抑鬱到了極點的嘆息，是表示人類達到了最後目的底一個符號。

「芳春，芳春，唉，芳春！.....」

他們聽到病人最後的呼喚。

第三天早晨，依然是晴朗的天色，一碧的長空。雀聲雖然有點喧噪，但是睡眠朦朧的大地，却依然在銀灰色的薄霧中顯出永恆的靜謐，永恆的沈寂。一切都很愉快，輕爽，而且換

發。顯然的，死了一個無足重輕的老人，在這譎幻多變的宇宙中，只如乾枯了一滴流泉，隕落了一顆星星，平凡而且渺小。

大約八點鐘光景，一行葬列正在凹凸不平的村道上移動。棺材遠遠的落在後面，送殯的人們排成一條白練。每經過一個村落，女人們就同某種責任臨頭似的，勉強擠出了一點眼淚，嚙聲嚙氣的，唱歌似的哭着。好像是個教堂裏面的唱詩班，她們都把哭聲拉得很悠長很響亮；抑揚頓挫，似乎還有節奏。

沒有真的傷感，也沒有真的哀痛。大家只是微微的感到一層淡漠的重壓，一陣空虛的疲倦。

沒有多時，葬列就停在一座山的半腰。墓地並不怎樣舒暢，四面都是蒼勁蒼鬱的古松。松濤發出可怕的巨吼，遠遠可以聽到泉滴的清響。

滿山的荒塚，滿塚的野籐。在野籐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凌亂的，被湮沒已久的墓碑。在那笨重的石塊下面，臥着久已被人遺忘了的人們。

棺材寂然無聲的停下，人們都在靜穆的向着墓穴致哀。道士在墓前焚化了紙錢，搖動了鐵鈴，唱出低沉粗濁的禱歌。他們只管很吃力很勉強的唱着，但是那種嘶啞的不自然的聲音，並不能使人感到一點嚴肅，一點悲哀。女人們都偷偷地換上了平常穿的衣服，站在一旁等待假哭的機會。

棺材將要放進墓穴的時候，忽然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婦人，從婦人的隊伍中跑了出來，伏在棺蓋上面號啕大哭。她的哭聲好像一隻烏鴉的哀啼，空谷的回響嗚嗚的穿過墳地。她的身上發出一陣下等肥皂似的臭氣，使得送殯的人們很想嘔吐。她的頭髮已經落了大半，眼睛遲鈍的釘住墓穴。一雙眼睛紅腫得不成樣子，枯手疼疼的敲着棺蓋，神情非常可憐而好笑。

這就是芳春，就是老人年輕時候曾經瘋狂地戀愛過的那位姑娘。如果人們曾經看見過那時候的她，再也不會相信這樣愚蠢可憐的老太婆曾經有過那麼美貌的一個時期。

她像回想到他們的往事，痛心他們已經永遠失去了的青春。她知道自己的壽命也是不久了，死是誰都不能免的運命。她奇妙地恐怖着，彷彿滿山都是死的顏色，死的聲音。一個冰冷的感覺，總是魂魄似的附在她的身上。她似乎看見田，看見水，看見艸地，看見老人的鬍子，在慘澹的白霧中鬼影似的飄動。她又好像聽見老人在呼喚她，她的身體猶像飛蛾似的，在死的微光中無力的掙扎。

她的眼淚不駐點的落下，哭聲像陣冰塊似的凍住了人們的心。不安的空氣，彌漫着全山。

許多婦人，都紛紛的走來勸她。但是她像決了心似的，死也不肯離開棺材一步。

「一切都已太遲就是哭也無用。」空虛的墳墓裏面，好像有個絕望的聲音。

老太婆好像哭得倦了，快快的走下山去。於是，黑色的泥土終於掩蓋了棺材。

從此山的半腰，就憑空添出了一翼新墳。孤獨一世的老人，從此再也不會感到那些假意的安慰，那些用錢買來的經咒，那些嬌聲嬌氣的哭聲了。

從此他就永遠隔絕了偽善的世界，偽善的人們。從此，健忘的人們再也不會提起他的消息了。

一座荒寂的山上，空留下風的吹撓，樹的悲嘯。他的墓前，過了不知幾年幾月，還是沒有一個人的蹤跡。

但是一個陰鬱的午後，墓前忽然來了一個憔悴異常的青年。這時天正疲憊地灑着秋雨，空氣潮潤而且悶人。松濤依然狂吼得異常可怕，白雲依然在蒼鬱的松葉上面，軟軟地，無聲地滑過。一切都是依舊，唯有老人的墓上已經長滿了野藤。

青年默默地跑到墓前，靜默地劃過十字，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鐵錐，在墓碑上面刻上了幾行大字：

「人生只是一個夢，一個謎，夢醒謎解的時候，却已萬事休了。……」

五月十七脫稿於中國公學。

莎士比亞傑作之一

# 威尼斯商人

顧仲彝譯

梁實秋校

實價五角

戲劇協社化了半年的心血，三千元的資本，完全模倣十六世紀伊大利的服裝佈景，來排演這一部完整的莎氏傑作，在中國舞台上可算是空前盛舉。劇本是顧仲彝先生譯的，忠實優美，拿到舞台上句句都能上口，特交本店刊印，做爲「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一。愛好戲劇的人，無論看與不看部傑作的公演，都不可不讀劇本，認識這本世界名著的真面目。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 零星

## 汪精衛論思想統一

羅隆基

人類的思想，不應該統一；個人的思想，不應該不統一。汪精衛先生的「論思想統一」那篇文章，所主張的是第一點，所犯的毛病，就在第二點。

汪精衛先生把人類的思想分爲兩種：（一）不關於政治的思想；（二）關於政治的思想。他主張第一種思想，應該絕對的自由，第二種思想，「沒有絕對的自由，而有相對的自由」。對於這種主張的邏輯，我想來想去，亦只有「搖頭」的辦法。

第一，我就不明白汪先生所謂的「廣義的政治思想」與「狹義的政治思想」從何畫分？人類的思想，可不可以這樣的畫分？「關於政治的思想」與「不關於政治的思想」用什麼做界限？例如，汪先生大罵秦之「偶語棄市」，漢之「腹誅者誅」。假使秦漢的時候，有這些「革命」「反革命」的新標語，秦漢的帝王就要說：「偶語者所語的是政治，他們是反革命，反革命的思想，不應該有自由；腹誅者所語的是政治，他們是反革命，反革命的思想，」

不應該有自由」。若然，汪先生其將何以爲詞？

汪先生說得好：「思想上定於一尊，不但被擴斥的，受了挫折或摧殘，便是所推尊的，也就成了價石，因爲今日人類之智識，對於宇宙間萬事萬物，知道的實在尙少，不知道的實在尙多，有時且誤以不知爲知，所以今日人類之最大責任，莫過於求知。以科學而論，現在對於各種問題的答案，有許多還是不甚完備的，而且還是搖動不住的，所以唯一依賴，便是對於各種問題繼續探討，推翻從前謬誤的斷定，而發明比較近於真確的解答。如果「定於一尊」就無異把這些問題都宣告討論終結，這樣人類的進步便也就終止於此了，這是何等荒唐的事。」

汪先生所謂「人類的智識，對於宇宙間萬事萬物，知道的實在尙少，不知道的實在尙多，有時且誤不知爲知」。這裏的「智識」，不知包括政治智識否？這裏的「萬事萬物」，不知包括「政治」否？

汪先生承認科學上「現在各種問題的答案，有許多還是不甚完備的，而且還是搖動不住的，所以唯一的依賴，便是對於各種問題繼續探討」。政治學是不是科學的一種？政治上現有的各種答案，是不是與其他的科學的答案，同一情形？假使現在有人告訴汪先生說：「五權憲法這個答案還是不甚完備的；創議，複決，罷官這種答案，還是搖動不住的；平均地權，集中資本這個答案，還須繼續探討的」。在我看起來，這完全是政治科學上應有的態



度。這而這些話，根本動搖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了。汪先生看起來，這種思想應不應許他自由。不許，然而他們都是科學上的答案；許，然而他們是關於政治的思想。汪先生其將何以爲詞？

在我們主張思想絕對自由的人，這種矛盾的境遇不會有的。

汪先生主張：「所以關於一切思想，尤其關於一切學術思想，例如宗教……文藝……科學……用不着你去統一」。汪先生同時又說：「宗教，科學，文藝以及一切思想，都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甚者都可認爲是政治的工具。」同時又說「關於政治的思想，不能有絕對的自由」。這是三段話，集天下矛盾之大觀。英國十七世紀查理第一第二等君王壓迫異教，他何常不是爲政治而統一宗教思想；秦始皇的焚書境儒，漢武帝的罷黜而家，又何常不是爲政治而統一學術？宗教學術的思想，本來與政治不能絕對的劃分。可以侵犯一種思想的自由，其他就牽連到了。這就是我們主張一切思想絕對自由的道理，這點，汪先生或者未見到。

第二，汪先生在政治思想上認爲可以有相對的自由。所謂「相對的」的意思，就是憲政時期，「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比較寬些」。在革命時期，則革命者有自由，被革命者絕對無自由。這裏的「寬些」，以什麼爲標準？這個「寬些」「狹些」是誰來規定？汪先生知道「主權在民，如果人民沒有自由，則主權不能行使」。試問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誰有權力來規定人民自由的「寬些」「狹些」？人民規定嗎？人民不會自己限制自己的自由！政府規

定嗎？主權就不在民了。

這些尙是枝節問題。其實，汪先生的「革命」，「反革命」用什麼做標準？「革命」「反革命」用什麼做定義。莊生說得好：「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汪先生拿了許多理由來指責別人做反革命。南京政府自然要說：「因為這些理由，我們纔開除並警戒了許多改組派」。共產黨天天在說：「因為這些理由，我們纔要鏟除整個的國民黨」。這真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若然，汪先生其將何以爲詞？

革命的目的，在奪取少數人壟斷的政治自由，而還之大多數。這點，我們與汪先生的意見想同。不過我們的革命，只要拿回我們的自由，並不主張剝奪他人的自由。人家掠奪我的自由，我要革命；我們掠奪他人的自由，他人當然亦要革命。這纔是循環的革命呢！在我們看起來，革命是在求公平，不是求報復。得其平而止。只有這樣，纔可以建立個和平，安寧，公道的社會，汪先生又以爲如何？

汪先生說：「革命時代，所最需要的，是革命力量之集中，革命力量何以能集中？因爲有統一的革命行動，革命行動所以能統一。因爲有一致的革命理論，革命理論所以能一致，因爲有一貫的革命主義」這有類於「天下惡夫定，定於一」的語調。其極，自然是：「革命主義所以能一貫，因爲有統一的理想」

果然，汪先生說：「然而在大體上則革命的人民，其言論其行動，是有統一的可能的，而且統一的可能，乃由於統一的必要而發生。」從思想不應該統一，汪先生又歸結到「統一」的必要了」。

汪先生論思想，說有三種辦法。在我看來，汪先生的辦法，只有兩種。擁護汪先生的，是革命，革命者，思想有「統一之必要」。不擁護的，是反革命，「反革命者，思想絕對不得有自由」。

難矣哉，我們小民的選擇！

## 造謠的藝術

梁實秋

謝立教的造謠學校第一幕裏有一段話，描寫一些人之喜歡造謠：

「有一天晚上，在潘太太家裏聚會，會談之間，偶然談到在英國養 Nova Scotia 綿羊。座中有一個少年女人說，我曉得，——因為排小姐，她是我的親戚，她有一隻綿羊，一胎生了兩個。——座中有一位但老夫人，耳朵是聾的，聽不清楚，就問道，排小姐一胎生了兩個麼？——這句話原是說錯的，引得座中人大笑。誰知道第二天早上到處都傳說，過了幾天，全個市鎮都相信，排小姐一胎產兩個，一男一

等。

五

女；不到一個星期，就有許多人可以指出誰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這兩個孩子寄在什麼鄉下人家喂奶。」

這謠言多麼可怕！一隻羊生了雙胎，謠傳爲養羊的主人一位小姐生了雙胎，並且還有枝添葉的加上一點渲染，姦夫是誰，孩子寄存在那裏，都說得逼真。謝立敦描寫的是十八世紀英國中等階級一般無知的女人之喜歡飛短流長，但是講到這種「造謠的藝術」，我們中國人似乎也是很擅長的。

前年復旦大學的一個學生和我說，他們要辦一個刊物，要我寫點文章，我沒有工夫寫，給了他一篇舊文章，題目是盧梭論女子教育，我有這樣的一句話：「盧梭論教育，無一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我又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覺得「人」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爲「人」字的意義太糊塗了。」有趣得很，這兩句話經過幾位有藝術手腕的人的轉述，立刻變成不同的兩句話了。

郁達夫先生寫了一篇盧騷傳，登在二卷六期北新半月刊，經我在時事新報上辯駁之後，郁先生在二卷八期北新上回答說：「做這傳的原因，是因爲聽朋友說，有一位教授在講台上說盧梭「一無足取」。當時聽了，我覺得批評盧梭，而以這四字了之，心裏實在有點不服：「一無足取四字還加上了」的符號！我原說的是盧梭愛彌耳前四編「無一是處」，現

在被人修改爲「盧梭」一無足取」了。郁先生是「聽朋友說」的，當然情有可原，這位「朋友」是誰呢？據我猜想，大概就是語絲雜感家（現充左翼文學家）魯迅先生。因爲魯迅先生在語絲上寫過一段雜感，把「盧梭一無足取」這六個字硬派做是我說的。這篇雜感後來印在他的一本而已集裏。

謠言還沒有完。話說這一本而已集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流落到汪精衛先生的手裏。於是汪先生在謠言上面又添出了一段謠言。

偶閱第五百八十九期上海畫報，轉引了「汪精衛先生最近在香港發表一篇文字」的一段：

「我看見胡適之的人權論集，……提倡白話，原來是靠通令來禁絕文言。魯迅而已集專引出復旦大學出版的復旦旬刊專號上梁實秋的主張，也是「文」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或由政府通令永禁行使，可見他們不但要思想統一，並且要憑藉政府的權力來強制思想統一……」

假如上海畫報引的不錯，（因爲我沒讀過汪先生原文）那麼汪精衛先生造了一個大謠了。我說的是「人」字，汪先生替我改做「文」字了！雖然「人」與「文」兩字聲音有點相近，但究竟是兩個字。關於這一個字，我記得魯迅先生在而已集並未造謠，不知汪先生怎樣竟一時眼花把「人」認做「文」了。

謠言的產生和流傳，不一定是由於人們的惡意，有時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我上面舉的一個例，恐怕就是這樣。但有時謠言來得特別，沒頭沒腦的不知從何而起，這種謠言大概就近乎「中傷」，也是最下流而又最「令人不舒服」的一種了。

萌芽月刊第五號有這樣一段文字：

「梁先生說他是無產階級。這真有點使人耽心呢！不曾面聆梁教授的人，聽我隨便的述點這位無產階級的起居罷！我只說一句話，請你們擬想這位人物吧：一部汽車——翠綠的，嶄新的，而且裏面墊着爲我所不認識的上等的呢絨。這是梁教授每次來學校時坐的（不消說是他的了吧）。你們想這汽車是裝的一隻什麼怪物？——無產階級，嚇嚇！」

寫這段文字的人自稱是復旦大學的學生，並且聽過我的課。這當然是假的，因爲他若真是我的學生，他應該知道我每次到學校去是「裝」在一個什麼車子裏。我不想訴苦，因爲我不覺得社會薄待了我；但是汽車，「翠綠的」，「嶄新的」，墊着令大學生「所不認識的上等的呢絨」，我的確沒有。除了有一天中了彩票，我這一生大概不能有這樣的產業，可惜我又從來沒有數裕的錢買彩票。講到汽車呢，我坐是坐過的，這一點我不能賴，不過我常坐的是公共汽車，每次頂多費幾十個銅板，或由上海到真茹江灣的野鷄汽車，坐上去要等着裝滿了六七隻「怪物」，纔能噉噉格格的在馬路上跳舞，在半途還許拋錨，每次小洋二角。體面一點

的汽車，我也坐過，那是租來的，或是朋友的，並且是很不常有的；每次坐牽綠新新的汽車去到學校，這除非等到我領到金磅或盧布的時候恐怕不會實現罷。若因為我坐過汽車，便說「不消說這是他的了吧？」，這個邏輯可危險極了，因為火車我也坐過的，輪船我也坐過的，並且我每次出門旅行都是坐火車或輪船的，「不消說」火車輪船也是我的了。我並不是不想有這樣的一部汽車，因為我以為不但「一隻怪物」可以裝在汽車裏面，「無產階級」也可以裝在汽車裏的。我不知道馬克斯列寧斯丹林鮑羅庭盧擊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以至於魯迅先生他們自己有沒有汽車，不過，我在外國會到過的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的確很有些是有汽車的。假如有汽車就算是資產階級，那麼我是無產階級，便可以太容易的證明了。

關於汽車的謠言我是辯白了，我深知這種謠言一起來之後，便可以無止境的。既然有人憑空裁賊說我有一部汽車，當然也可以有人說我有房產有地產有礦產。因為無稽的謠言可以層出不絕的創造出來填滿雜誌的篇幅的。

但是，說不定，我所認為謠言者，別人也許認為是「諷刺文學」呢，那就不好說了。

## 文學與大眾

梁實秋

郭沫若先生近來有一句頂痛快的話，他說：「大眾文藝的標語應該是無產文藝的通俗

化。通俗到不成文藝都可以，你不要丟開大眾，你不要丟開無產大眾。」（見大眾文藝二卷三期六三三頁）

同時麥克昂先生也說：「我總覺得我們寧可拋棄文藝，不可脫離大眾。」（見藝術月刊一卷一期三十頁）

我覺得這個意見比一般人的澈底。爲了「無產大眾」，可以拋棄文藝，或使文藝不成爲文藝都可以。這個意見沒有人能駁難。一個說要文藝，脫離大眾都可以，一個說要大眾，拋棄文藝都可以，這其間可怎能有辯論的餘地呢？這個意見差不多是默認文藝與大眾是兩個東西，在萬一不能調和的時候，我們勢必要在兩個中間挑選一個罷了。

我的意見正好和上面的意見相反。通俗的文藝就和沖淡了的酒似的，味道總是稀薄的。當然稀薄的酒也許有人以爲比完全沒有酒好些，但是在酒一方面，攪水總是不如不攪水好。通俗文藝也像通俗科學一樣，裏面有的只是一些普通的常識，決沒有精深的學理。我們與其把文藝通俗化，沖淡了文藝的醇釀，來解大多數人的所不會有的酒癮，爲什麼不教育訓練大眾，使他們當中根本的能喝酒的人漸漸養成他們的酒量呢？當然文學與酒對於人是有不同的作用的，但是大多數人之不能賞識文學與大多數人之不能品酒，正是一樣的。

我們說文學是爲大眾的，或是爲少數人的，這「大眾」與「少數人」兩個名詞，應該加上形容詞。我以為大眾是沒有文學的品味的，而比較有品味的是佔少數。至少我們觀察現在



的事實，就可以明白大衆與文學之所以不能密切的聯貫起來，也許是由於文學本身置上了無謂的艱深的藻飾以致於令多數人看不懂，也許是由於大衆過分的在物質生活上奔逐以致於失掉了感受文藝的機能。由我看，如今的大衆在文藝的修養上是非常低落的，大多數人因了種種關係漸漸有了一種趨向，想把物質的享用認爲人生活動的最後目標，在這種高度的唯物主義之下，大多數人自然要與文學絕緣。本來品味就不是人人有的，在這種不利於文藝的環境裏，品味更少有養成的希望了。整天勞苦以求衣食的人，除了勞動以外，假如還有一小部分的閒暇時間，他所需要的絕不是什麼文藝的鑑賞，他需要的是一點點不費錢不費神不費力的娛樂品，他需要的是有刺激性的東西，所以賭博，電影，跳舞，經貓換太子，七俠五義，性史，都是大衆所需要的，而文學不在其列。要這樣的大衆能賞識文藝，必須先要使大衆的程度提高，然後能進入文學園地的人纔會漸漸加多起來。

我所謂的「大衆」，並不專指無產大衆。有產的人也盡有與文學無緣的。我所謂的「大衆」與多數人，是以他們的文學品味之有無而分，並不是以他們的經濟地位而分。黃包車夫的娛樂是在小販的擔子旁邊抽籤，銀行經理先生的娛樂是到俱樂部打麻雀。這兩種娛樂，我分不出什麼高低來。最近上海的清華同學會在某處開一個園游會，這會是由清華學校畢業而又大都到美國留學過的人組成的，所謂資本家頗有幾位，所謂小資產階級也許不少，所謂無產階級恐怕未必有。這會的性質固是娛樂，當然不會採取什麼嚴重的形式，但是誰能料

得到，主持這個同學會的人竟請了兩位「王无能」「錢無量」先生來串演了一套什麼「笑嘻嘻」，圍着的一羣留學生有的鼓掌大笑，頗有激賞之意。從這一個例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智識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有的是淺薄無聊的人，對於文藝的鑑賞力不消說是非常低下了。無產階級，也是一樣。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文學與大眾的關係的時候，應該把經濟的階級的觀念拋開，然後纔能得到一個正確的觀察。



### 新月書店編輯部啓事

本店蒙國內學者不棄，常承惠賜稿件，無任感謝。長篇鉅製，寄來時務請掛號，以免遺失。并請寄至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本店不能承印時，自當璧還，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並附相當郵票，否則恕不能郵還，只得暫存敝處。

### 新月月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常承海內讀者惠稿，至為銘感，惟有數事奉告，尙希原諒為荷。(一)惠稿請直接寄交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請勿寄交他人轉交，以免貽誤。(二)本刊收到稿件後，無論刊載與否，恕不能一一函復。(三)凡不刊載之稿，如欲寄回者，請預先注明，并附相當郵票，並請開明詳細住址，便當于最短期內璧還，否則不能照辦。(四)凡經刊載之稿，本刊略致薄酬，于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攜印鑑到本店領取，或由本店郵匯亦可，惟須請先為聲明。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梁實秋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廣告刊例			價目			
特等	普通	遞進	全年	半年	零售	國外加郵
封面裏 之對面裏 目錄前後 正文首尾 對面裏封 面裏對面 圖畫與正 文之間	封面裏 之對面裏 目錄前後 正文首尾 對面裏封 面裏對面 圖畫與正 文之間	封面裏 之對面裏 目錄前後 正文首尾 對面裏封 面裏對面 圖畫與正 文之間	十二册	六册	每册	每册
五十元	四十五元	三十五元	三元	一元六角	三角	六分
全	半	面				
面	面	面				
四分						
一						
元	十元	八元				
	十八元	十六元				
	三十元	三十元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詳索簡章即寄)

1512

卷之三